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三月

第三十九期

學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39 March 1925

學衡雜誌簡章

(一)宗旨 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二)體裁及辦法 (甲)本雜誌於國學。則寸以切實之工夫。為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日月爭光之價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望洋興嘆。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圖毀棄。而自以為得也。(乙)本雜誌於西學。則主博極羣書。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并覽。不至道聽塗說。呼號標榜。陷於一偏而昧於大體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餽釘。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繫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

(三)組織 本雜誌由散在各地之同志若干人。擔任撰述。文字各由作者個人負責。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係。

(四)投稿通信 本雜誌極歡迎投稿。稿件所寄交本雜誌總編輯收。見地址下不登之稿。定即退還。但采登之稿。暫無報酬。至其他事務。應請與本社幹事接洽。見社址下

(五)印刷發行 本誌雜由上海中華書局印刷發行。每月一冊。陽曆月初出版。每冊售價二角五分。凡欲定購本雜誌或就登廣告者。祈逕與中華書局總分局接洽可也。

附職員表

總編輯吳宓 北京清華園
郵局轉交

幹事 柳詒徵 南京四牌樓南倉巷
二號學衡雜誌社
湯用彤

學衡第三十九期目錄

插畫

但丁像(喬陀繪) Dante (By Giotto, 1276—1377)

但丁裴雅德合像(謝飛繪) Dante and Beatrice (By Schefier 1795--1858)

通論

德報

張正仁

述學

答福田問墨學

孫德謙

再答福田問墨學【論儒墨之異同】

孫德謙

史傳文研究法第一至四章

張爾田

讀李翹君轉注正義篇書後

方 竑自桐城來稿

王玄策事輯

柳詒徵

釋迦時代之外道 (錄內學第一輯)

湯用彤

文苑

文錄

謝康樂詩注序(黃節) 文章流別新編序(方乘) 與人論治國啟書(羅運賢)

詩錄

雨夜檢篋中得亡友周巨卿遺札泫然書此(龐俊) 傅公祠題寶賢堂刻石(趙炳麟) 友或勸
學佛作詩謝之(王易) 贈宗仰上人二首(曾樸) 侵曉過燕子磯(曾樸) 七月十六夜園中
偶成(黃節) 中秋(黃節) 弔癩公(黃節) 壽凌鑑園六十(徐楨立) 雨過(胡先驥) 除
夕簡潭秋(王易) 曉發嘉陵江小三峽(李思純) 海行雜詩(柳詒徵) 王補安有天晴看梅
虎邱之約口占(劉堪)

詞錄

浣溪紗(陳寂) 虞美人(陳寂) 采桑子(陳寂) 菩薩蠻(谷家儒) 人月圓(劉永濟)

譯詩

安諾德羅壁禮拜堂詩 Matthew Arnold "Rugby Chapel" (張蔭麟 陳銓 顧謙吉 李
惟果) 威至威斯佳人處幽僻 Wordsworth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 Ways"
(賀麟 張蔭麟 陳銓 顧謙吉 楊葆昌 楊昌齡 張敷榮 董承顯)

但丁夢雜劇

第一齣 魂遊

錢稻孫

書評

評楊振聲玉君

吳宓

但丁像



喬陀繪

Dante

(By Giotto, 1276-1377)



但丁裴雅德合像

謝飛繪

Dante and Beatrice

(By Scheffer, 1795-1858)

通論

德報

張正仁

德兼善惡二義。詩大雅抑曰。無德不報。今取以名篇。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人亦有言曰。福善禍淫。曰彰善癉惡。是善者蒙休。惡者罹禍。固斯民信之。不疑。而夙據以爲判決。吉德凶德之圭臬矣。雖然。考諸事實。善惡吉凶之相應。果能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乎。然則彼戚戚咄咄者。曰天道無知。曰世無公理。胡爲乎來哉。夫非以善惡吉凶之不能如響斯應也邪。果天道之難諶如此。則吾人固不必修德。敦行孳孳爲善矣乎。固可殘暴豁刻肆無忌憚矣乎。于是解之者曰。禍福固由自取。而應報不必當前。或貽厥子孫。或施諸來世。宗教家之解德報之靡爽也。蔑不標一天國。懸一樂土。不云輪迴轉生。死後裁判。卽云善者升天堂。惡者入地獄。至于孔墨。雖不侈言未來。而皆主尊天。墨子有天志篇。其尊天也。固無疑。孔子尊天。亦有其證。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又將誰欺。欺天乎。皆是。特孔子之教人修德。固不盡以天命之可畏而後修之也。唯以天之賞罰。應于現世。與他教殊耳。是其解德報也。亦間依神意而不盡以人事衡也明矣。夫在淺化之民羣。謂宗教絲毫無造于道德。未免鄰激。蓋教旨雖有高下勝劣。要皆以剷惡揚善爲其鵠的。其判別善惡之標準。雖有出入。其意則一。歐洲當法國大

革命以前。言道德莫不以基督爲歸。苟有戾聖經之所垂訓者。目爲敗類。叱爲罪徒。上帝不之赦也。吾國共和

紀元前。視孔子與五經。正亦如此。

于是信徒持躬兢兢自謹矣。天竺教流入中國。標天堂地獄之說。以資勸懲。雖釋迦尙有

超乎天堂之上。別稱涅槃。而極其玄妙者。然此非鈍根衆生所能喻。其上乘說法。究不逮未來報應之足

以感悚凡衆也。有善升天堂之言。而人知獎勵矣。有惡入地獄之說。而人知懲戒矣。

穆罕默德以兵傳教。以戰死爲可登天堂。於是

其徒好勇樂戰。視死如歸。足見宗教魔力之大。

孔墨尊天。以爲上帝臨汝。勿貳爾心。於閒居慎獨。不敢有愧於屋漏矣。觀此。則宗教

家所懸之上帝天國。雖等是空中樓閣。而於勸善懲惡。固非無一時之微效也。雖然。謂善者必蒙神護。惡

者必遭神譴。不施之於今世。將施之於來生。不報之於生前。將報之於死後。不責之於其身。將責之於其

子孫。以此而解果報之不爽。終嫌其陳腐而不精。迂遠而不切也。且究極論之。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最厲者。莫如斷喪人之理性。桎梏人之靈明。以非本論範圍。茲不具論。姑就眞若可以天命畏者之心術

言之。其仰教之心。大抵猥陋。功利中之而護符視之。面是行非。誑言欺世。彼且以爲未來賞罰。可以市道

易之。苟能盡忠於其教。則雖恣行不德。亦無傷矣。貫盈之惡。亦可以施捨僧寺之泉貝抵折矣。於是行爲

盜賊。而陳一香筵。薦一豚蹄。則越貨殺人之惡。以爲可告無罪矣。夫居心如。是而與濁世之納賄冀免刑

戮者。有以異乎。不尊教律。而佞創教之人。而懍傳教之寺。稽首歸命。馨香禱祝。以求多福。以希免禍。是何

異。買櫝而還其珠。邪。是撫其名。而忘其實也。自宗教儀式趨繁。斯其弊習。固難幸免。此路德所以攻天主

教之慈善會。斯賓塞所以短新教中之迷信者也。查凡俗之情。往往耽溺近樂。懷今忽後。果報當前。則善者以善果。俛拾卽是。而困勉力行之心。彌摯。惡者以惡果。常臨眉睫。而恐懼戒慎之情。不懈。不猶愈於遠懸空鶴。而任射者之幸中邪。且既曰神鑒神固。全知全能者也。其福善禍淫之權威。既不能施之于今世。而謂能施之於來生。不能報之於生前。而謂能報之于死後。不能責之於其身。而謂能責之於其子孫。是非矛盾自陷之論乎。

夫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而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求果報於方外。固不如反諸身而求諸己也。將欲明此義。不可不先正福之一名。所謂福者。當別爲二。心曠神怡。屬諸內者。一也。物給境優。屬諸外者。二也。以屬諸外者言之。則善德之於福利。惡德之於禍殃。誠不能如響斯應。如敏斯鳴。而反於福善禍淫之證佐。且難以僂指數。以顏淵之仁。而簞食瓢飲。且短命死。以屈原之忠。而遭讒被放。自沈汨羅。夫大德受大位。小德受小位。理當然也。而仲尼哲人。位止司寇。盧杞臣奸。位登首相。且奚必遠引。卽以斯世論之。彼朱輪華轂。位尊而多金者。有幾人可稱爲有德之君子哉。什一任伯之有德者。有不沈疇涓。滄曳尾塗中者乎。君子固窮。而小人得志。忠盡骨骸之直臣。恒見憎於庸主。媵嬰脂韋之邪佞。多盤踞夫要津。德薄能鮮者。福履綏之。篤行淳備者。菑殃困之。凡是顛倒衣裳之事。讀史閱世。固屢見不一見者也。雖然。此等事狀。恒爲世人所握腕。而代抱不平之鳴。以荒淫無度。而夭折人皆以常事視之。曰是固應爾。

假以守道取義之故而遭不幸甚或以身殉之則人將皆嘆天道之難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人皆以爲天理之常設以侵漁欺詐而富躐素封以詔佞苟直而位躋顯要則人將以爲口實而唾罵鄙夷之若此類者苟非以其悖乎常理則人又何事嘒嘒爲由是觀之偶變之不足以搖常理且正足以證常理之可據世之君子當無間言矣茲更進求人生無上之福樂在內神與在外物與彼富且貴者乘堅馭良靡衣鮮食析珪儋爵拖紫珥金似多福矣然叢脞旁午有案牘之勞形官潮起伏有得失之替心彼貧且賤者雖室如懸罄衣若懸鶉簞瓢捽茹糟糠不饜乎而有逍遙自適了無罣礙之樂夫善樂生者不窶富於德也善逸身者不殖寧其神也德富足以潤身神寧勝於物足然則外界之福利優乎內界之和樂尙乎假有甲乙二人焉由相同之境遇志願而漸趨於殊途甲試爲吏一蹙青雲居大廈食珍羞衣霧縠被輕裘高車駟馬金玉煌煌乙則好學深思懷鉛握槧然而人微言輕書多覆瓿泥蟠蠖屈貧無自存拾薪執苦勤學不倦甲有貴顯之榮而有患得患失之苦乙有坎壈之憂而有妙思成學之樂然則斯二人之生涯果孰幸孰不幸邪天爵福與人爵福與是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類與顧或者曰外界之不幸果不足擾內界之和樂乎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剗折相尋英雄短氣孺子遺餅而垂泣良賈折閱而蹙眉是非外界之不幸影響於內界之和樂乎對曰唯唯否否不然夫外界之不幸吾固可奮鬪而勝之以從吾所欲卽此奮鬪正亦內界之和樂也勝則有躊躇滿志之樂敗亦無愧於方寸之間何不樂之與有且事常反

觀而易明。曷不觀夫飽食終日。無所事者乎。心神頹唐。手足麻木。搔手時踣。若不自聊。然則非惡其生涯。寂寞而無外界之抨擊。借以發揮其內儲之才力乎。每見常人。當困窮患難之中。恒想望無事之秋。爲莫與京之樂境。逮其處順。日久無可展布。則轉憶前日之困苦。患難爲不可多得。穆罕默德曰。死於兵革之武。確保人情。

苟吾人之性情長此不變。吾知未有不以全無頓挫之境遇爲無聊者。無阻障之滿足。無抵抗之成功。人必嫌其味同嚼蠟。如飲市酒。恆不如自釀之暢懷。如御髮妻。常不若愛姬之滿志。何則。彼易而此難也。然則重難輕易。喜崎嶇而惡平庸。非人情乎。不見夫年髦無爲之老翁乎。其所津津樂道者。壯年之困苦乎。抑所享之豐厚乎。吾人之旅行游覽也。沐雨櫛風。跋山涉水。非不苦也。迺遊興淳然。反不自覺。蓋雖有跋涉之勞。而獲飫神怡之福。區區窮巖絕壑之險阻。烏足羈其騰越蓬勃之遊興邪。由斯以譚。則通人心理。恒有重中和而輕外利之葵向矣。苟二者不可得兼。寧取內而舍外。雖榆瞑之夫。一時冒昧。或養外利而戕中和。吾料其真靈賦歸。將必自悔。蓋含靈秉彝之倫。終以心神和樂之生涯爲莫與比。值之奇寶也。績學之士。矻矻述作。腦血爲枯。中山爲禿。非必以此要富貴也。然而樂之不疲。輾轉無怨者。何也。愛智則然耳。讀書半卷。勝飲醇醪百杯。明理一條。喜嘗嘉肴一鼎。方寸悅適。卽一己之樂園矣。古者如季札之讓國。魯仲連之辭爵。陶淵明之不爲五斗折腰。而放浪形骸之外。此輩清流。淡泊居心。高蹈爲懷。若浮雲之富貴。泡幻之榮華。尙足邀其一眄哉。至若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之志士。更無論矣。且奚必高特。

卽芸芸衆生、而非罹神經病者、其不欲以儻來之外福、而易無上之中和者、什且八九也。今有榜於衆者、曰閨閣名媛、小家碧玉、將欲不勞而獲黃金百斤、白璧十珎乎。其裸行迪衢百步、某必賞如約、決不食言。吾意稍知自愛者、必不爲也。何則、黃金百斤、不足易蔑喪廉恥之苦。而白璧十珎、不足與擲揄笑罵之不安。相庚償也。吾鄉某氏女、美而賢、幼以親命媒言、許字周氏之子。周氏固雄於貨者、其子則貌陋而性慙。女父母頗悔之、求解婚約、不許。強命合昏。女憂鬱無俚、未嘗言笑。不浹歲而仰藥死焉。足徵膏粱錦繡之豐、不及魚水畫眉之樂遠矣。類此之例、更僕難終。曷莫非棄外界之福利、而求內界之和樂乎。蹴爾而與良丐羞食、批頰賜金、懦夫亦怒。故雖至賤之人、其所費有甚於外界之福利者、況上焉者乎。

夫外界福利、雖聖者亦不能必得、而要其醇德、尊行固有可得之儲。能即使終不可得、而內界和樂、則斷斷可操左券也。仲尼有言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故實行道德者、當廬以道德爲鵠、卽德卽福、別無轉語。如此卽外界福利不與之偕、而吾心固適然自適也。外界之殘酷、無情暴橫、悖理何足擾吾澄波明鏡之靈臺邪。而不然者、行德之時、或存心求福、或情發畏罪、是非以德爲鵠、而以德爲術矣。則一旦外界福利不能相應、遂不免有怨天尤人之憾。卽此怨天尤人、不一苦邪。然假彼反其道以行之、竭其機詐、肆其駭驚、而幸如其所期、彼果能無慊於心乎。吾人固可設想、有一人焉、行惡無忌、永不覺其良心之苦、而逸樂以終身者。然人世果能有是、至死不悟之敗類乎。

魯論曾參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神降臨、

之日。即人之良心。最易發現之時也。恐怙惡而好行不義者。終難免。夫良心之責罰也。吾聞有以陰謀害人者。幸逃法網。彼嘗於其昏眠中。自述其殺人之事。歷歷如供。迷信者謂爲神鬼所使。其實使彼之神鬼。即彼自己之良心也。然則此戕人凶徒。雖未正明刑。固已受其良心之隱罰矣。見孺子將入於井。沾體塗足而救之。非必要譽於鄉黨也。見罷癘殘疾。顛連無告者。簞食壺漿以活之。非將有所求於彼也。然當時行之而心安。事後思之而自憙。夫心安自憙。非福也。邪由此觀之。果人生惟以內界福樂是尙。則德之與福。誠如影隨形矣。不德與禍。亦如響應聲矣。德也。安適也。無媿也。內界之和樂也。同科也。不德也。恥辱也。慚愧也。內界之艱脆也。又同科也。任何時地。德與內界之和樂。不德與內界之艱脆。固未有不相應者。然則以未得外界之福利。遽怨天道之無知者。坐不知人生以內界福樂爲無上爾。坐非以德爲鵠。而以德爲術。爾且不知行德不倦。卽爲福樂。爾邦人君子。其亦肯掃陋見屏濁福。而晉求神聖尊嚴之福樂乎。庶幾乎可登於人生無上之境矣。

新 教 育 法

道爾頓制概觀

舒新城 一冊 八角

道爾頓制討論集

舒新城 一冊 四角

道爾頓制研究集

舒新城 一冊 八角

道爾頓制淺說

舒新城 一冊 二角半

初等
教育
設計
教學
法

沈有乾 一冊 四角半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述

學

答福田問墨學

孫德謙

【問】(一)墨子學說。即墨子之思想。戰國時發生之緣故如何。

【答】墨子思想。論其發生緣故。蓋由戰國之世。爲人君者。於國內則驕奢淫佚。於國外則志在兼并。墨子抱其救時之心。兼愛、節用、諸學說。皆其救時之策。魯問篇所謂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云云。成爲此種學說。意在救戰國兵爭之亂。故其思想之發生。語其緣故。乃由救時而然也。

【問】(二)墨子學說。在戰國時頗爲流行。幾駕孔教而上之。迨後漸衰。至漢而絕。此又何故。

【答】儒墨兩家。韓非子稱爲顯學。在戰國時。墨學未必能駕孔教而上。若謂門徒之盛。孔子之後。且有八儒。墨子之後。祇有三墨。考其原。墨子并受儒者之業。淮南子要略篇言之。墨子弟子禽滑釐。據史記儒林傳。謂學於子夏之倫。故墨學在戰國固極流行。而儒學亦未嘗不如此。但其時列國之君。務在戰爭。聯合邦交。故兵家之學。與縱橫一流。最爲顯用於世。不特儒學之仁義。孟子見譏爲迂遠而闕於事情。卽如墨學之兼愛等說。亦徒託空言。而未見實驗。及其末流。爲墨子之學者。兼愛之說。甚至蔽失極大。孟子所謂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蓋有如此者。嘗讀其兼愛篇。知墨子方教人以孝於其父。而孰知一再傳後。將成爲無父之禍。當亦墨子所不及料也。卽其非攻節用諸說。墨子本以救一時。

之弊。魯問篇擇務而從事。在墨子原欲因時而施。非拘執其說而不識權宜者。自其末流不達救時之意。故荀子呂氏春秋。於其節用非攻。莫不斥其紕繆矣。莊子之論墨學曰。生不歌。死不哭。亦以其非樂節葬不合於理也。墨子學說。既爲後學行之不善。未能得其救時之意。而各有流弊。宜其至漢而絕耳。且漢在武帝以前。文帝好刑名。竇太后又重黃老。儒教雖尙未統一。然墨學則已不流行。及武帝用董仲舒言。擯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孔子之教。遂別白而定於一尊矣。孔子既定爲一尊。所有道墨諸家之學。皆歸於衰絕。蓋儒學盛而墨學衰。其故又在此。

【問】(二) 墨子學說。近今學者研究提倡。是何故。究竟墨子學說。與近今中國人民之思想。有無影響。

【答】墨學在乾嘉時。如畢沅。王懷祖輩。皆不過治其章句。卽在近世俞樾。孫詒讓。亦祇是訓詁之學。惟汪中。孫星衍。略能考其源流得失。至於其宗旨。則尙少發明。若今日之學者。非不研究提倡。然治墨子之學。不將其兼愛諸學說推闡其宗旨。而專喜治墨經。蓋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及大小取六篇。其釋解也。可自我爲之。不通則求之形聲假借。再不通則以意爲增減。如王闈運之墨子註。或加一字。或刪一句。任臆去取。亦太易矣。夫墨子宗旨。在其兼愛諸學說。墨經則爲名家之術。而墨學之別派。莊子天下篇所云。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倍謫不同。相謂別墨是也。中國學者。最善附會。在昔西學未盛。孔教而外。祇有佛老。見佛學之慈悲。則以墨子兼愛附會之於佛。光緒甲午而後。學者好談格

致之學。墨經有平同高也等語。則又附會之於聲光化電。近今國體改革。莫不以孔子之道不宜於今。於是毀經謗聖。心無忌憚。又知古之非儒者。墨子書有此專篇。遂相率而爲墨學。爲墨學而於兼愛尙賢一切學說。皆所不講。乃曰墨子民治。有社會主義。其實墨子頗尊君者也。蓋亦取其說而附會之耳。讀古人書。當求其宗旨所在。不求宗旨所在。則其真意無以見。故今之爲墨學者。是雖用心研究。竭力提倡。無他故也。趨一時之風。尙出於附會而已矣。夫學問之道。最不可穿鑿附會。既工於附會。異日時局。或有變遷。則亦將隨時而易其說。故墨子之學於中國人民思想。實無影響。何也。墨子兼愛。今人則失之自私自利。墨子節用節葬。今人則浮侈相勝。至於喪葬之事。往往窮極豪華。在學者。則但知附會。非真能發揮墨學。人民則適與其學說相反。猶得謂有影響乎。

【問】(四)全中國人民咸能尊崇墨子否。將來之影響如何。

【答】墨子學說於中國人民。既謂其無影響矣。夫治墨學者。今日爲極盛之時。尙無影響。何論將來。且全中國人民。亦決無尊崇墨子之理。以吾推測將來人民之尊崇孔子。必較今日而有加。匪但全中國并將全世界孔教。必有大一統之勢。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卽是言孔教之大。中外不能不致其尊親也。聞此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聖誕。卽教會學校亦休假慶祝。可知已有其機。將來之大一統。

有斷然而無疑者。此何以故。孔教之要在乎爲人。無論中國蠻貊。孰非是人。既是人類而非禽獸。欲明乎爲人之道。不可不尊孔子之教。論語首章。子曰學而時習。解者皆不知所學爲何事。吾謂繼之以有子曰。其爲人也。豈非孔子教人學習。亦學習。夫爲人之道而已乎。中國自漢而後。固是以儒教立國。然未能實行孔子之教。漢學家之考據。失於瑣屑。宋學家之性理。失於迂疏。孔子之教人。以爲人。則不甚推求。實則欲知爲人之道。微孔教其誰與歸耶。回之教。吾所不知。中國向有三教之說。三教者。儒教以外。則爲釋道。釋道是出世之教。人生在世。有數十年寒暑。豈可遽求出世。故孔子之教。一言以蔽之。曰爲人。若墨子之學。史孟荀傳云。墨翟善守禦。爲節用。祇言此二者。雖不舉其全。固亦墨子之學說也。善守禦者。墨子意在息戰。爲節用者。墨子意在貴儉。然其學說。孔教無不該之。論語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子之所慎。戰。是息戰。爲孔子所已言。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貴儉。亦孔子所甚重。其他仁者愛人。節用而愛人。孔子於墨學兼愛。何嘗不備其說。故將來全國人民。於墨子決無影響。苟知尊崇墨子。必仍尊崇孔子。且將有逾於今昔也。雖然。吾非卑視墨子也。試譬之。墨子學說。是爲治病良藥。孔教則經世常道。猶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也。曰。然則墨學其可廢耶。曰。墨子所言。若兼愛。若尙賢。若節用。若非攻。凡其學說。細爲考索。不妨以備一日之用。況在戰國。經孟子諸家之駁詰。使有以表彰之。當知孟子所距者。爲其末學之害。而讀其書者。當探其立言之旨。不可同中國近今之學者。好爲附會。如是。則墨學庶由我而發明。豈不善乎。

再答福田問墨學〔論儒墨異同〕

孫德謙

日本福田千代作治墨子之學。以墨子學說。其發生之緣故。與中國今日及將來有無影響。來問於余。余已條答之矣。見本期另篇答書中。余之取譬。以墨學爲治病良藥。而孔子之教。則經世常道。爲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蓋墨子兼愛諸學說。固思以救一時之失。不若孔教之大。足以萬古行之。而無弊者也。彼於儒墨異同。未能深辨。尙有不釋然者。試爲詳析。言之。墨子學說。見於魯問篇者。如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今觀其書。尙賢以下。各有專篇。可知其立言宗旨。於此數言。盡之矣。然尙賢尙同。以語國家之昏亂。節用節葬。以語國家之貧。非樂非命。以語國家之喜音湛酒。其他尊天事鬼也。兼愛也。則於淫僻無禮。務奪侵凌者。語之。是必見國家先有昏亂。諸失。遂用其尙賢等說。力爲之補救。殆因其疾病。投以藥劑者也。斯非治病良藥歟。夫國家而病在昏亂。當其時。必至賢愚無別。上下乖離。不能同心協力。故尙賢尙同者。真治昏亂之藥也。自來國家之貧。其病必出於財用無節制。喪葬之費。浮靡而不知撙節耳。是則治貧之藥。固以節用節葬爲要矣。雖然。非樂非命。其語憲音湛酒者。何也。昔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又爲長夜之飲。祖伊告之曰。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

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如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如紂者。非耽於音樂。湛湏於酒。而又自信其有命者乎。故國家之病。苟陷於憲音。湛湏而治。此病者。其藥則爲非樂。非命矣。凡人性情怪僻者。往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古者殷王武乙。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可謂淫僻無禮之至矣。有國家者。其病固若此。治之以藥。則非尊天事鬼。不可。然則兼愛者。又何以語國家之務。奪侵凌乎。兼愛中曰。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則務奪侵凌者。病實生於不兼愛也。明矣。不兼愛而務奪侵凌。將何以藥之。故卽治之以兼愛。由此言之。墨子學說。凡其尙賢尙同。非樂。非命。意在救國家之失。謂之治病良藥。豈不然。與。特是病者一時事耳。有病然後需藥。苟無病焉。用藥孔子之道。非爲一時計。蓋常道也。人之日用飲食。亦常道也。其可須臾離耶。人不可雜。日用飲食。卽不可離。孔子之教。孔教之爲常道。比之於日用飲食。其說則何如。孔子之對子路問政也。曰。舉賢才。則孔子之尙賢。凡爲政者。俱宜如此。不必在國家之昏亂矣。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則孔子之尙同。一切出處語默。無不以同爲利。不必昏亂之國家。始取尙同也。論語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孝經曰。謹身節用。則節用者。無關於貧國。孔子謂爲道國。謹身之方矣。禮檀弓。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禮記者。七十弟子所

記則節葬者亦儒家之所稱也。於國貧無預。人死而葬。其義本主乎藏。豈獨在貧哉。夫樂之言樂。故樂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儒家方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矣。何可非也。左傳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知人生自有命存。其間故曰。死生有命。亦無可非也。墨子之非樂非命。專與儒者立異。但墨子志在補弊救偏。爲憲音湛湏者。說亦良足取也。然矯枉者不免過直。豈若儒之言有物而行。有恒耶。孔子惡鄭聲之亂雅樂。蓋俗樂則可廢。而正樂不可廢。子之罕言。其一在命。蓋命之理微。難言則有之。若不問樂分雅鄭。命爲難言。祇因憲音湛湏。概從而非之。則誤矣。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之尊天事鬼。爲可見矣。然孔子言其大略。非謂淫僻無禮者。乃致其尊事。不然。人苟非淫僻無禮。遂無俟乎尊天事鬼耶。孔子之言曰。仁者愛人。於孝經則又云。愛人者人恒愛之。誠以仁者之心。無在不以愛人爲念。人與人之相愛。此亦爲事之恒。墨子之兼愛。惟就務奪侵凌者說。抑知爭奪相殺。雖起於不相愛。戰時然。卽平時亦宜然。奈之何兼愛之義。第爲務奪侵凌者加諸意耶。如上所述。孔子之學說。皆論其常。是之爲常道。常道譬夫日用飲食。爲人之不可須臾離。其然乎。其不然乎。固不待賢者而辨之矣。與墨子之因時設施。親睹乎昏亂與貧之各有其失。出吾學說。願爲之救治。僅得爲治病良藥者。猶可同年而語乎。不寧唯是。墨子之學說。惟其爲治病之藥。而爲之學者。不識墨子之所以救時。於是行之。

不善。遂不勝其弊矣。孟子則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荀子則曰。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又曰。墨術誠行。天下尙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凡墨子兼愛。非樂。節用。及非攻之說。孟荀兩大儒。皆抉其弊之所至矣。然儒墨爲道不同。列孟荀之說。或將疑吾之助儒而抑墨也。吾且引孔子之言。卽就此數者。以證孔子之無弊。而墨子自有末流之弊。可乎。夫墨子言兼愛。有云。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是惡人子之不愛其父。方教人以孝矣。何致貽無父之害哉。不知愛而無親疎。其弊必將無父。孔子曰。泛愛衆而親仁。泛愛者。幾同於兼愛矣。則兼愛之中。當擇仁者而親之。豈非愛有親疎之殊乎。兼愛而不計親疎。此墨學之弊。而孔子無是也。非樂使天下亂。節用使天下貧。將亦荀子之私憂過計乎。非也。人心而勞苦頓瘁。愀然憂戚。則天下亂象成矣。故墨子之非樂。足使天下亂。節用者。墨子尙儉之術也。墨子以儉振貧。尙儉而彌貧者。似若無此事矣。不知儉而不中於禮。節流者。無開源之法。則亦貧之道也。孔子所定樂經。今不傳。班固漢書禮樂志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孔子何急乎樂。孔子曰。樂以道和。蓋先王之立樂也。以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是先王懼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所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者。此也。墨子非之不復道。民以和睦。及其弊。則亂矣。孔子

曰。儉。吾從衆。孔子未嘗不貴儉。然告林放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則酌乎奢與儉之間而約之以禮。非祇取節用爲本矣。孔子之用禮樂爲急。而墨子則不用禮樂。安能無弊乎。兼愛也。非樂也。節用也。吾既從孟荀兩家說。證以孔子之言。而知墨子之有弊矣。外若尙賢尙節葬。非命尊天事鬼。爲孟荀所未及者。吾今一一舉孔子之言。以明孔子學說之無弊。再爲學者告。孔子曰。尊賢之等。則賢蓋有其等差矣。墨子惟知尙賢。而於等差則無說。夫無等差。而曰我。以尙賢耳。久之不賢。亦將雜廁其中。故墨子渾稱尙賢。不若孔子立等之爲愈矣。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同。知同也者。亦期其和而已。墨子尙同。不要之以和。則必爲小人之同。是強人以從。同而不能和。合驩欣未得也。又不若孔子之爲說長矣。孔子之論喪具。曰。稱家之有無。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封之字當爲窆。謂下棺也。此孔子節葬之說也。節葬之弊。孟子所言。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是已。孟子美墨者。夷之之厚葬。蓋深慮墨家節葬。弊將出於此耳。孔子既言其家有財者。不可過乎禮。則斂而後葬。亦欲亡財者之毋不足於禮。其意可悟矣。孔子節葬。以禮爲衡。墨子若不斷之以禮。惟以薄葬爲其道。其能如孔子之無弊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其說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固不非命者也。然贊易則云。樂天知命。故不憂。中庸記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若是人不知命。存徼倖之心。自蹈於險地。而不能安命以俟時。憂轉大矣。故墨子非命之弊。將使人

微。佯。行。險。不。復。爲。君。子。之。居。易。何。如。孔。子。之。樂。天。知。命。乃。可。無。憂。乎。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解。者。曰。孔。子。敬。天。之。怒。又。嘗。曰。敬。鬼。神。而。遠。之。孔。子。非。不。尊。天。事。鬼。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左。氏。傳。初。言。天。道。遠。人。道。邇。孔。子。蓋。知。尊。天。之。說。勝。人。且。惑。於。禍。福。名。爲。尊。天。而。實。爲。養。天。矣。孔。子。曰。非。其。鬼。而。禱。之。諂。也。戒。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斥。諂。祭。之。過。以。事。人。爲。先。務。則。人。亦。當。曉。然。於。事。鬼。之。不。必。求。媚。盡。乎。事。人。之。道。可。矣。夫。事。鬼。而。諂。祭。非。類。棄。生。人。而。奉。事。死。者。之。鬼。有。何。益。乎。故。墨。子。之。尊。天。事。鬼。皆。無。益。之。說。也。孫。卿。子。非。十。二。子。篇。譏。其。欺。惑。愚。衆。豈。愚。衆。之。多。受。其。欺。惑。耶。弊。亦。甚。矣。孔。子。則。切。於。人。事。教。之。所。由。無。弊。與。總。之。孔。子。者。萬。世。師。表。亦。以。行。其。學。說。可。萬。世。無。弊。耳。匪。直。道。墨。兩。家。無。能。與。之。並。論。後。世。釋。老。諸。教。亦。祇。可。爲。之。輔。何。則。釋。老。爲。出。世。之。學。孔。子。則。經。世。常。道。也。猥。曰。教。本。同。原。亦。考。之。不。審。矣。近。人。喜。攻。墨。學。以。爲。諸。子。之。中。惟。墨。子。足。與。孔。子。抗。抑。知。墨。子。學。說。確。爲。救。時。良。藥。而。孔。子。則。日。用。飲。食。人。生。一。日。離。則。死。古。來。學。者。於。儒。墨。異。同。從。未。有。詳。析。言。之。者。余。今。詳。析。言。之。並。爲。窮。究。墨。子。之。弊。無。識。者。必。且。疑。吾。爲。抵。排。墨。子。夫。余。固。願。表。彰。墨。子。者。也。顧。孔。教。之。大。墨。子。學。說。皆。足。該。之。況。較。其。異。同。又。一。有。弊。一。無。弊。耶。福。田。試。將。孔。墨。異。同。之。處。細。加。尋。繹。則。異。日。由。墨。學。以。進。窺。孔。子。之。道。而。於。儒。學。必。能。發。揮。光。大。余。於。是。有。厚。望。焉。

史傳文研究法

張爾田

考論記之文。發源史傳。劉彥和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雖議說傳法。叙引諸體。一揆宗論。而要以史傳爲大宗。又文心史傳篇云。曲禮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是記之起也。銓序本末。亦莫古於史。故不明乎史傳文法。不能爲論記之文。今先述史傳文研究法。以爲論記前導。餘當次第論列焉。

第一章 總論

何謂史傳之文。質言之。卽所以銓配事實之一種程式也。劉知幾謂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史文者。質言之。又所以表現此才學識之一種方法也。夫史之叙事也。不過故實而已。故實不能杜撰也。故實既不能杜撰。而欲適如其量焉。又史之叙事也。叙述未終。不能參以議論。既不能參以議論。而欲於適如其量之中。見吾之才學識焉。則非史文不爲功。譬諸人然。故實者所以爲人之具。而才學識則其精神焉。無具不得謂之人。有其具矣。而無精神。猶之乎非人也。是故史傳之文。大別有三。一曰體。二曰例。三曰義法。體例義法。具而後吾之才學識寓焉。已。古來論史者多矣。而卒鮮論史文者。非不論史文也。論史體。論史例。論史之義法。卽所以論史文也。雖然。史文固不能離體例義法而獨立。而卽謂體例義法爲史文。則又不

可。何則。體例義法。有固定性。不變者也。而史文則無固定性。至變者也。惟執不變以御至變。而後成其爲史。惟能納至變於不變之中。而後成其爲良史。反是則爲穢史。姚姬傳論文有云。始也得其粗者。中也遇其精者。終則執其粗以御其精者。古文辭類纂序斯言雖爲文發。可以況史。故研尋史文者。必先明乎體例義法。進而講求。所以表現才學識之道。神而明之。庶乎幾矣。唐代善論史者。有劉知幾。宋有鄭漁仲。清則有章實齋。三子者之言史也。大都引而未發。以俟好學深思者之自寤。而於其奧藏之所在。不輕言也。彼非不欲言。蓋可以言者。體例義法。此有實可徵者也。而不可言者。才與學識。此無實可徵者也。無實可徵而強徵之於言。其困難較治他學者。且倍蓰。古人修史。文成法立。其神圓法天。其智方效地。章實齋語苟非親執簡牘者。殆莫能喻其甘苦。及其書之成也。觀之者以其所重在事。則往往易諛於事而略於其文。心知其意者。既鮮。而又無機遇載筆。以爲揣摩簡練之資。於是史之爲文。且與文案。孔目簿書譜牒。同類而等視矣。宋儒稍有志於此。思所以尊史。而不知所以尊之。則以爲史也者。聖人彰善癉惡之書也。一字之褒。榮於華袞。片言之貶。嚴於斧鉞。如朱子綱目諸書。且紛紛然上擬春秋。此誤以經法治史。而不知史固自有其法也。惟清儒能悟其失。又鑑於昌黎人禍天刑之說。不敢議史。則相率而治考據家言。試一繙四庫七閣所著錄。所謂史纂史考者。汗牛充棟於乙部。而求一別識心裁之書。殆無有焉。史學之晦。由於史文之不講。蓋數百年矣。僕少好會稽章氏學。晚而從事史局。經驗所得。竊比老馬。今既討論史傳之文。不揣搆昧。

勒成一書。先論體例義法。爲講史文之前方便。借用佛典名詞隱括古說。使就繩墨。卽所謂不變者也。次論銓配。結撰諸方法。推見良史之才學識所由本。爲講史文之正宗分。亦用佛書名詞則不佞心得爲多。卽所謂至變者也。而以考究史職之得失。與夫所以養成史才之道。爲餘論終焉。庶幾秉筆之士。有涂轍可循。始曰未善。請俟來哲。

第二章 論史與其他敘事之不同

欲研究史文。有一不可不先知者。卽史爲何物是也。考史之定語。許慎說文云。史。記事者也。尙書酒誥。鄭康成注云。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周易巽卦。荀爽注云。史以書勳言也。行也。勳也。皆事也。綜以上所說。史之爲義。自以許叔重記事之訓爲正。詁。玉藻雖有言則左史書之。勳則右史書之。文。然載言者豈能不載事。仍以許說爲長。雖而載事者又豈能不載言。事可包言。而言則不能包事。然史固重在敘事。而敘事之文。則又未必皆史。故史文有與其他敘事之文不同者三焉。一曰不同碑誌。二曰不同行狀。三曰不同小說傳記。今分列而論之。

何謂不同碑誌也。碑誌之體。主於頌德鋪叙。如傳結銘類詩。所以標揚盛美。昭紀鴻懿。使觀之者興起。讀之者感泣。此碑誌所職也。史則不然。其書惡也。直而無撓。其表善也。盡而不汙。不得於文中入華詞。亦不得於文外綴歎語。雖屬碑之體。必資乎史才。劉夢和文心雕龍語而修史之才。固無藉於碑體。又碑誌之敘事也。或其人德行無聞。事功不著。則泛論交游讌衍之樂。虛述家門鼎盛之美。刊之於石。固所應爾。載之於史。則

宜從刪。此史文所以必不可同於碑誌也。

何謂不同行狀也。行狀叙述其人生平事迹。或上太常請諡。或咨史館立傳。喪則有哀赴。壽則有徵言。故必於其人之道德學問官閥世族。詳悉靡遺。其爲文也。繁而不殺。史傳則無論賢與不肖也。其有關於國家政治。則書之。其有涉於社會文化。則書之。非是雖潔如夷惠。孝如曾閔。但於傳中牽連數語。有不必悉加詳錄者矣。又史之書事也。以事爲經。而以人爲緯。同一事而數人共之。則同聚一處焉。或散見他處焉。於是。有附載之例。有互著之例。蓋行狀不過叙述個人事跡。而史文則必統全局。不能於此人獨詳。而於他人從略也。此史文所以必不可同於行狀也。

何謂不同小說傳記也。考小說傳記。其體不一。有雜記體。如干寶搜神記。徐鉉稽神錄。洪邁夷堅志之類。是也。有傳奇體。如虬髯客傳。李娃傳。霍小玉傳之類。是也。有平話體。如宣和遺事。五代史平話。唐三藏取經詩話之類。是也。雖流別不同。然大較不出二途。或實有其事。而爲文人粉飾者。或本無其事。而爲才士依託者。故其叙事也。大都寫此人。卽化身爲此人。於是冥想其人之容止。冥想其人之言動。冥想其人之情緒。凡牀簀媒語。造膝密謀。無不摹聲範影。纖悉必肖。今試問作者。既未身入其中。則於其人。隱私何從而聞見之。如謂得諸傳聞。而此傳聞。既非其人親述。真之與僞。又何從而證明之。則亦同歸於寓言而已矣。紀曉嵐有論聊齋誌異一條。引之以證余說。

聊齋誌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喻也。小說既述見聞。卽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元之傳。得諸樊姬。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於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菴僞撰秘辛。尙知此意。升菴多見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蝶狎之態。細微曲妙。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喻也。留仙之才。

余誠莫逮其萬一。惟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心知其意。倘有人乎。閱微草堂筆記跋

紀氏之論。可謂通矣。雖然。小說家言。或有聞必錄。或因寄所託。子虛亡是。古人不嫌。亦以其體本應爾也。若施之於史。則大不可矣。史之書事。皆據其事之顯著者。筆之於書。不能以己之理想推測於其間。亦不能以己之愛憎增損於其間。蓋天下事無無因而至者。亦無無果而成者。事與言行。實有互爲因果之道。其因如是。則其得果如是。或不如是。史但據事直書。則人之觀之者。亦可推類而知其故矣。此史之所得爲者也。若夫其事之隱微。與其人之密忽。親之者。既未宣之於言。傳之者。亦恐或有失實。此史之所不得爲者也。雖不得爲。然苟有一二流露於事實。則作史者亦必謹書之。使人覩指。卽可以知歸。見微或可以知著。如霍光之廢昌邑王也。當時實因昌邑有圖光之心。故先發以制之。其誅昌邑羣臣也。班固於光傳特著之。曰。諸人皆大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昌邑王之圖光。其事未成。作史者固不能詳知。而當斷不斷二語。則實當時之所共聞者也。故孟堅於此特載之傳中。卽此以推霍光廢君之故。亦可知矣。

此一例也。又有傳聞異辭。則微婉其文。以見意者。如魏郭太后爲明帝逼殺。當時本有兩說。據漢晉春秋。謂文帝寵郭后而賜甄后死。卽命郭母養其子明帝。明帝卽位。數向郭后問母死狀。遂逼殺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殮。據魏略。則謂甄后臨歿。以明帝託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說甄被譖死。不得大殮之狀。帝哀感流涕。令殮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說。則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後之說。則郭死後。明帝始知舊事。而以惡殮也。此兩說當時蓋莫衷一是。陳壽三國志。於甄后傳。既大書被譖賜死事矣。而於郭后傳。但云太后崩於許昌。蓋甄之賜死。係實事。故傳書之。郭之逼殺。係傳說。故傳不書。而以崩於許昌四字。略見其不在宮闈。則傳說之不爲無因。可知矣。此又一例也。至於事實明知確鑿。而所搜證據無徵不信。則作史者。又有信以傳。疑以傳。疑之一法。如春秋昭公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傳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蓋史之所憑者。事而事之所憑者。證據。證據苟不能見。信於人。則留之。以待後來者之審定。而不敢以己之所知。變易其真史之所以貴闕文也。此又一例外之例也。凡此諸例。其類尙多。當於後章詳之。凡此三例。皆史文所特創。而爲小說傳記家之所無。非是則謂之不中律令。故小說傳記。可以幻虛爲實。而史則斷不容以疑爲信也。此史文所以必不可同於小說傳記也。小說傳記一條。古人皆知。萬禁本可不論。且默觀近世此風大行。如商務印書館所有清代之坊。爲由是觀之。則史之爲文。固不可與其他敘事之文同類而濫施矣。是何也。曰。史之爲文。有體焉。有

例。爲。有。義。法。焉。有。體。有。例。有。義。法。而。後。史。文。始。不。躋。於。碑。誌。行。狀。小。說。傳。記。不。躋。於。碑。誌。行。狀。亦。謂。傳。記。而。後。史。之。道。尊。而。後。史。之。文。始。可。傳。世。而。行。遠。故。不。知。體。例。義。法。者。不。可。與。論。史。文。

第三章 論史有成體之文與不成體之文

今且先辨體。夫載籍博矣。而史部尤繁。自秘閣所儲。以及民間所行。官私著述。浩如烟海。昔劉向七略。五
儉七志。並以衆史合於春秋。至阮孝緒七錄。始立史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爲一類。今以隋經籍志書
之。乙部諸書。則有正史。有古史。有雜史。有霸史。有起居注。有舊事。有職官。有儀注。有刑法。有雜傳。有地理。
有譜系。有簿錄。皆史也。後世著錄。區分益詳。不特觀者無所適從。卽作者亦苦難於分別。既欲辨體。宜體
道之從。曰是不難。史文雖博。可以兩言約之。一曰成體之文。二曰不成體之文而已。成體之文。所謂史也。
不成體之文。則類乎史而不得謂之史者也。雖不得謂之史。而實爲史之所取資。則其重要且與史等。蓋
苟無不成體之文。則雖欲爲成體之文。而亦無所憑藉矣。不成體之文。其大類約分爲三。今試論之。

一曰史稿。此類皆隨時撰輯。以備後史采擇。而略具史裁者。昔尼父修麟經。而先有未修之春秋。此類
卽所謂未修之史也。司馬遷補史記。石室金匱之書。而述太史公書。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
叙事如春秋。中興以後。設蘭臺東觀。以爲著述之所。改書體爲紀傳。詔班固等撰光武本紀。及功臣新市
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又詔劉珍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蕭景作諸王

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曹壽等作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入安思等。后儒林。入崔篆諸人。又與延篤作百官表。順帝功臣等傳。號曰漢紀。其後蔡邕、楊彪、盧植。迭有增加。以至建安。卽今所行東觀漢紀是也。斯實爲官修國史之祖。自是以來。歷代相沿。如曹魏。則衛覬、繆襲、草創紀傳。吳則丁孚、項峻、韋曜等受勅撰吳書。晉時。陸機始撰三祖紀。束皙又撰十志。王隱則受詔撰晉文。何法盛撰晉中興書。宋史。則何承天草創紀傳。徐爰踵成前作。齊史。則江淹受詔著十志。梁史。則沈約、周興嗣等相承撰錄。元魏時。詔集文士。崔浩等撰國書三十卷。高齊時。陽休之等相繼注記。李德林預修國史。又獨創紀傳書二十七卷。隋史。則有王劭書八十卷。唐制既有實錄。又別修國史以緯之。先是吳兢撰唐書未成。凡六十餘篇。開寶間。韋述續撰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肅宗時。又命柳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述死。芳續成之。然所作止於大歷。至宣宗時。乃詔崔龜從等分年撰次。至元和。爲續唐歷三十卷。自宋以後。編次尤詳。如太祖太宗國史。則呂夷簡、夏竦等所修。神哲徽欽四朝國史。則趙雄等所修。其列傳。則王淮等所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則李心傳所修。理宗時。史嵩之上中興四朝國史。謝方叔又上中興四朝志。洪邁入史館。亦嘗修四朝帝紀及一祖八宗事迹爲一書。遼金兩代。史事舉廢。不恤厥職。元則但有脫卜赤顏元必赤類。譯爲聖朝開天紀。乃元代開國時一種起居注也。及實錄等。而無正史。明代亦但有實錄。其國史。萬歷間。大學士陳于陞曾建議創修。事亦尋罷。惟有清國史。乾隆中。勅修。今存史成。粗具規摹而已。此外。則又有起居注及實錄。起居

注亦謂之日歷。亦謂之時政記。實錄亦謂之紀年錄。起居注始於漢武禁申起居注。穆天子傳。目錄家多稱入編。唐注類。蓋即起居注。

注之最古者。至漢而其名始定。

實錄則昉自蕭梁。今見之於著錄者。有周興嗣梁皇帝實錄。梁太清實錄等皆是。隋唐以

後皆因之。五代時趙鳳紀後唐獻祖朱邪懿祖太祖李克用前事。變其名曰紀年錄。宋則實錄而外。又

輔之以日歷。故五代李穀云。起居注創於累朝。時政記興於近代。宋汪藻亦云。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

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凡此皆是。後來修史之底

本也。歷代實錄。今可見者。祇韓退之順宗實錄。附昌黎集後。宋太宗實錄。殘本。開江南藏書家有之。明實錄則自其本也。以上尙存。前代實錄。體裁於臣工多載。言行。大臣卒下。略注其人之生平事實。惟清代實錄。不載臣工言行事。

但錄旨。與歷代實錄不同。清實錄曾兩次修改。其初有太祖實錄。而孝慈皇后另有實錄。今所存實錄。則乾隆間重修。原稿殘本存於內閣者。今開在國子監。如能整理。亦一代掌故也。他如王稱東都事略。李

燾續通鑑長編。王世貞嘉靖以來宰輔列傳。萬斯同明史稿等書。雖屬私撰。而皆略具正史雛形。與野史

紀載迥不同科。其流實繁。總歸此類。

二曰史纂。史之爲書。整齊故事。辯章舊聞。條流繁博。不獨取資國史底稿。卽足以載筆也。昔尼父修春

秋。先聚百二十國寶書。左邱明述傳。亦先求周志。晉乘楚杙。鄭書乃成。馬遷史記。則采世本國語。戰國策

楚漢春秋。麟止以前。鳩諸國史。殷周以往。訪彼家人。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綴孫卿之詞。以述刑法。采孟軻

之書。用序食貨。五行則本之更生。洪範傳。律歷則本之子駿。三統術。劉昭續漢書志亦云。律歷之志。仍乎

洪劉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董蔡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蓋史文不能虛造。故事

先貴博收。宋至和中。詔歐陽修。宋祁。刊修唐書。修上言。唐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西京內中省寺諸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尙存。欲若呂夏卿就彼檢尋。從之。可見修史之業。所資者甚廣。固不能專恃乎史稿而已也。惟其如此。於是後人鳩集材料。往往分類。勒成專書。以備後史之要。刪其書。維何則。所謂史纂是已。此類諸書。約分數種。其有關於掌故儀制者。則有如通典。通考。會要。會典。通禮。儀注。則例。格令等書是也。清代官撰書外。如內閣月摺。軍機隨手摺。皆足以資史料。他如唐開元雜報。梁百底。宋學士院諮議報。方皆爲前史所采摭。其有關於輿地者。則

有如方州志乘。一統輿圖。宮殿簿。風土記等書是也。其有關於譜錄者。則有如家傳。年譜。四部書目等書是也。述故事。則如名臣言行。耆獻類徵。廣異聞。則如淮海亂離。朝野僉載。登科壁記。但考官除玉牒仙源。專諷帝系。荒裔則有海國康輶之錄。宮掖則有酌中彤管之編。條分件擊。類聚區分。其書大都聚斂而成。其事大都漁獵所得。或爲官修。或屬私撰。雖不能盡如史稿之純而貫足。爲作史者筆削之資。則亦不可廢也。至若北夢瑣言。東京夢華。溫公紀聞。江氏類苑之流。凡涉及朝章國故者。亦皆統歸此類。

三曰史考。史之有待乎考也。尙矣。一事也。記之者有詳略。傳之者有異同。不特真僞。殺惑。亦且是非。紊亂。不歸一。是曷稱良史。司馬遷述史記。嘗於五帝本紀發其例。曰。學者多稱五帝。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所謂言不雅馴。與其言尤雅之分別。非參互稽求。豈易遽斷。此卽作史者必待考據之一證。范蔚宗廣集學徒。窮覽

舊籍。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其所取資。則東觀記也。今以記勘之。或詳或略。有書有不書。古人別讓心裁。固

當有說。特未嘗專著一書。以曉後人耳。專著一書。以與正史相輔而行者。則實自司馬溫公通鑑考異始。

案溫公考異之作。乃史家最要者。四庫提要云。光撰此書。於元豐七年。願通鑑同奏上。傳聞異詞。神官既喜。造虛言。正史亦不皆實。錄光既擢。可信者從之。復參考同異。別爲此書。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昔薛壽作三國志。要松之注之。詳引

諸書。諸互之文。折衷以歸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沿其義。雖散附各條之下。爲例小殊。而考訂得失。則一也。清初纂

修明史。亦嘗別著考異。逐條修改。其書未刊。藏諸廣內。近王頌蔚始輯出之。改題曰明史補逸。則知歷代

修史。皆有此種。以資審定。明矣。此皆當時載筆者所自爲也。其有史成之後。後人追加考證者。則其類尤

廣。史記則有譙周之占史考。漢書則有劉寶之駁義。姚察之定疑。顏游秦之決疑。李善之辨惑。前漢考異。

失檢人名後漢書則有劉放之刊誤。唐書則有吳縝之糾繆。五代史則有吳縝之纂誤。乾隆四年。刊刻諸史於

武英殿。亦勅命儒臣分纂考證。列入卷中。其他然疑商榷等類。尤不勝枚舉。對於古史。或補或糾。雖所引

證大都爲載筆者所棄。餘亦或爲傳寫者所譌。脫要亦足爲史家借鏡也。至如病諸史太略。則搜香餘澤

以彌縫闕失。如裴松之三國志注。松之注三國。實意在補史。與顏師古。彭元瑞五代史注。十國春秋。意史拾

遺等。苟與史考有涉。亦當附庸此類。

以上三類。以淺學觀之。則固皆史也。若例以嚴格。則實類乎史。而尙未成其爲史。何則。史之爲文。貴真貴

確。史稿雖係國史。然實爲當時一種紀錄。或因時忌而諱其所諱。或徇黨局而書非所書。俾足以備要刪

而實不得資爲定論。史纂則分類採摭，繁簡區分，體既不純，例尤匪一。所謂俎豆之有司，而非規矩之大匠。史考一門，比諸審查，有事前審查者，此爲修史者所必經；若通鑑考異等，有事後審查者，此爲研史者所有事。如漢書辨惑等，雖史學必資乎審查，而豈得以審查卽爲史學？蓋治史如治獄，史文爰書也，史稿則兩造供詞，史纂則旁證人證據，而史考則律師之辨論也。有兩造供詞，旁證人證據，律師之辨論，而後爰書乃定，爰書固不能不憑供詞證據，及律師之辨論。若但有供詞證據，律師之辨論，而無爰書，則十師一官，不幾等於虛設乎？由此論之，史稿、史纂、史考，而不得爲史也。章章明矣。惟其不得爲史，是以謂之不成體之文。今引萬季野、章實齋、王西莊、三氏之說，以爲此章結論。萬氏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游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莫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死不恨矣。此爲史稿言之也。章氏曰：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祇於備稽檢而供采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如旨酒之不離

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獨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爲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難。以萃合而行遠也。於是。有比次之法。不名家。學不立。識解以之。整齊故事。而待後人之裁定。是則比次。欲愚之效也。舉而登諸著作之堂。亦自標名爲家學。談何容易耶。此爲史纂言之也。王氏曰。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其事跡。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爲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此爲史考言之也。是三說者。皆至明晰。知乎此。然後可以進而論成體之文矣。

第四章 論史有六家二體

史之大別。約有六家。而就其流析之。可以分爲三體。三體又可總歸一體。今且先辨六家。六家之說。昉自劉知幾史通。一曰尙書家。其先出於太古。至孔子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其所載錄。皆係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雖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而綜其大體。要以訏謀號令爲歸。凡汲冢周書。孔衍漢魏尙書等。皆其流亞。此卽所謂記言家也。二曰春

秋家。其先出於三代。至孔子筆削魯史。爲不刊之言。定將來之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據行事。仍人道。就
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後來如朱子綱目等書。略用其體。此卽所謂記事家也。三曰左傳家。其先出於左
邱明。孔子既著春秋。邱明受經作傳。觀其敘事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存。或經闕而傳存。
其後樂資。荀悅。干寶。王邵諸人。競相祖述。至司馬通鑑。而集大成焉。此卽所謂編年家也。四曰國語家。其
先亦出於邱明。邱明既作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起自周穆。迄於
魯悼。以邦爲區。而不以年爲緯。自是以後。如戰國策。春秋後語。九州春秋。尋其體統。如出一揆。此卽所謂
國別家也。五曰史記家。其先出於司馬遷。遷病百家競列。事跡錯糅。於是鳩集國史。采訪家人。上起黃帝。
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會。自有此體。而史裁始定。惟所紀述。不爲斷限。後來梁武濟陰。下
逮漁仲。紛紛倣效。蕪累逾深。孟堅後起。用專其美矣。此卽所謂通史家也。六曰漢書家。其先出於班固。固
馬遷既撰史記。終於今上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昔尙
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惟論於漢始。班書則究西都之首末。窮劉
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自是正史皆宗其例。此卽所謂斷代家也。斯六家者。必原其歸趣。可得而
言。尙書春秋尙矣。斯蓋史體初萌。明而未融。既屬經科。難以史論。左氏傳經。本爲春秋本事。而作發凡起
例。緯月經年。史體創興。實始於此。而又自述國語。以該括之。內傳爲縱。而外傳爲橫。內傳比事。事明而辭

彰外傳屬辭。辭顯而事著也。其後司馬遷病左氏之體直而分之以類例。班固又病司馬之體而檢之以繩墨。史記爲通而漢書爲局。史記貫百代。所以示該綜。漢書統一朝。所以嚴限制也。國語一家。文編繼武。後代所行。則左傳、史記、漢書三家而已。三家之中。又分二體。二體維何。則一曰依年銓次之體。二曰依類敘述之體而已。依年銓次之體。亦謂之編年體。依類敘述之體。亦謂之紀傳體。前者爲左氏之遺。而後者爲馬班之衍。惟此外則尙有一體。是曰紀事本末體。章實齋嘗謂其合於尙書。其論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也。有云。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其推挹斯體也。可謂至矣。雖然。吾則謂編年也。紀事也。紀傳一體。皆足以賅之。何則。紀以包羅太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觀夫本紀之爲體也。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繼。一朝大政。纂要鉤元。擬諸邱明。豈非同軌。故劉知幾有言。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至於天文以下諸志。或以大致沿革爲始終。或以庶績廢興爲經緯。言行並載。本末畢賅。袁樞紀事。又何足矜。若謂諸志但詳典章掌故。而於行事首尾或嫌太略。則司馬遷本有秦楚之際月表。專詳劉項大事。而漢興以來將

相名臣年表。亦列大事記一欄。神而明之。非無前準。若乃事當衝要。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不枉道而詳說。論其細則纖芥無遺。語其粗則邱山是棄。斯又編年紀事二體之所未周。而必假紀傳始能曲備者矣。故歷代以來。皆以馬班爲正史之宗。而以編年紀事爲別子。雖知幾嘗謂紀傳編年不可偏廢。然觀其糾彈。皆以史漢爲鵠。則固仍挈不祧之統。以與班馬也。趙氏翼云。紀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如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斯真通論。足祛拘墟。今卽引趙氏各史例目。異同以明紀傳一體。未嘗無圓神方智之規。通變宜民之用。

本紀。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倣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以少帝旣廢。所立者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

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獨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叙其先世。此又仿尙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占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爲列傳。按班固改世家爲列傳係其父彪變例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

者又不能不附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

曰載記。蓋以劉石苻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

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又變其名曰外紀。

表。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爲出入。凡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爲立傳。此外

大臣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

以史記中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

革以續之。惟外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爲明晰。另有古今人表。後漢三國宋齊梁陳

魏齊周隋及南北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代薛五代史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

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

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卿共五表。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袁希之有漢表。熊方有後漢表。李贛有歷代宰相年表。萬斯同又取歷代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

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爲詳贖。

書志。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爲郡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爲天象。地理爲地形。祥瑞爲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其藝文則改爲經籍志。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考。亦卽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明史志目與宋史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不載。列傳。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一人事跡也。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於傳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

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傳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人。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歎。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歎。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歎。隋書改忠義爲誠節。孝行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次列傳後。宇文化及王世充附於卷末。北史各傳名目。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歎。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歎。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歎。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節死事二歎。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名亦另創也。宋史增道學一歎。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

另有國語解。金史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闕黨流賊及土司傳。

就以上所列歷代史目增損出入觀之。可見古人修史。皆本其時代所。要需變通。以爲運用之方。所謂規矩。設則方圓。不可勝用者。此也。例如近修清史。余在館中。其德宗以前。事變無多。一依舊履。其德宗以後。新政繁夥。有類可歸者。法律則歸入刑志。陸軍海軍則歸入兵志。使命往還歸入交聘表。教育警察審判官制。分叙於選舉職官志中。若非舊例所能囿者。則於書內增加交通邦交宗教諸志。而宰輔表改爲軍機大臣年表。藩鎮改爲督撫年表。儒林文苑以外。又別立疇人諸傳。皆因歷史舊體。改絃而更張之。已足應變無方矣。固不必緬規越律。紛紛然破壞史體而後。謂能畢乃事也。顧或謂中邦舊史。皆帝王時代之所產。故本紀以記天子。世家以表王侯。列傳以載臣工。今國體既更。則史體亦宜革。嗚呼。爲此言者。其殆不通史學也乎。夫本紀者。司馬貞云。本其事而記之。其綱紀庶品。網羅萬物。所重實在。一代大政。古者政自天子出。故不能不以天子編年。所謂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豈沾沾焉爲帝者一人叙家譜哉。昔魏彥淵。李安平。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劉子元已譏其全爲傳體。有異紀文。可知本紀之體。與一人私傳。截然不同。縱使國體變更。而大政不能無出發號施令。考績敷猷。豈異帝時共和表年有先例也。必謂本紀有濫天子。自可依皇

甫謚何茂林之例。改爲世紀。或依竹書之例。稱爲年紀。至於一期元首。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者。則付之於列傳。歐陽唐書武后一人而分載傳紀。蓋史也者。以事爲經。而非以人爲本。苟其於事相合。則自於例無嫌。世家一體。侯封制廢。班固已革前型。其新林平市及雄長一方者。既非正朔所加。後史統謂之載記。至薛居正五代史。又因吳越南平傳代相繼。別立世襲一門。歸諸列傳。夫有之。既可增。則無之。亦可減。法之因創。豈局方隅。他如哲學、文學、教育諸科。凡爲後來所有。而爲前代所無者。但當於列傳中多立篇目。廢臣工之標題。以叙社會人物。吾未見古人成規。不能適應於後世也。語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若必惟新是求。而以舊爲詬。升袁樞爲大宗。而祧遷固以下於毀主。此則挈瓶庸受之談。異乎禹域方聞者已。

(第四章元 全文未完)

各 科 辭 典



美精訂印 審精對校 白明解註 備詳集搜

博 物 詞 典	理 化 詞 典	中 外 地 名 詞 典	新 式 學 生 新 辭 林	注 音 新 辭 林	作 文 類 典	國 語 普 通 詞 典
布面精裝一册	布面精裝一册	布面精裝一册	布面精裝一册 紙面洋裝一册	布面精裝一册	布面精裝一册 紙面洋裝四册	布面精裝一册
三 元	一 元 八 角	二 元 五 角	一 元 六 角	二 元 四 角	二 元 四 角	一 元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讀李翹君轉注正義篇書後

原文見本誌
第二十六期

方

竑

自桐城
來稿

轉注之義。許書但以建類一首。同義相授爲釋。且舉考老爲例。而未明言。所謂建類一首者。類爲何類。首爲何首。所謂同意者。如何相授。遂致後儒紛紛解說。各自爲意。莫誰適從。其說已見諸先輩遺書。茲不贅述。然學術愈研而愈精。先儒竭其畢生之力。所得如此。而吾更藉其成局。益加精研。則必有加於古。無疑也。夫吾國文字有三要素。曰形。音。義。先儒固嘗言之矣。六書者文字之綱領。則於斯三者。勢不得缺其一。而世之言六書者。則曰象形指事。形也會意。義也。形聲音也。而轉注段借二端。則亦訓詁之通變而已。亦義也。然則六書之中。形義居其五。而音居其一耳。況夫未有文字之先。而聲音言語固已隨天籟而存。故音也者。實居形義之先者哉。然音有通變。而文字隨之以孳乳。予嘗究心於古訓。而默契夫音韻與訓詁之攸關。蓋如骨肉交附。唇齒相依。舍音韻無以通訓詁。舍訓詁無以證音韻。此非心知其意者。不能道也。轉注段借二者。義爲之經。音爲之緯。而聲音之爲用。亦放乎此矣。章太炎氏承先儒之緒論。益加研究。其言曰。建類一首。類者聲類。首者今所謂語基。故其說轉注。主音而不主義。斯實集音義通變之大成。卓然爲六書之鐵案。聖人復起。不易之矣。茲讀學衡二十六期中李翹君轉注正義一篇。復掩卷而有所感。李君蓋未曾見章氏書。所言乃有與章氏不謀而合者。則轉注本於方言之說也。其言曰。轉注之始。由于殊

方異域之言有不同而字亦異。斯語也。實突破前賢之藩籬。特然有所見地。然以堂堂華夏。何故有殊方異域之言不同而字以異乎。李君蓋猶未思及乎。是而僅臚舉楊子方言。許慎說文中互訓字。或字異訓同者以足之。則如大其首而小其軀。庸足娶人意乎。

轉注者。數字一意而已。所以然者。以殊方異域之言。雖不同而義未嘗不一也。其言之所以不同者。則原不外乎一音而異。其輕重大小。高下長短。清濁以呼之耳。夫既由一音以分析爲數音。則必可通轉合併。而復求其爲一音者。章氏所謂按形體成枝別。審言語同本株。其制殊文。其實公族者是也。故因其音之可相通轉而求其義之相同者。於是乎轉注之全可坐而得矣。

李君所引說文中訓詁相同者爲轉注。揆諸古音通轉之理。亦無不合者。然要不宜屏棄音韻而專主訓詁。蓋訓詁之必須音韻。如網之綱。如衣之領。綱領既得。而百事自舉矣。今請卽李君所引者而證之。考老古音同在幽部。匪特考老然也。壽音亦在幽部。毛詩訓爲考。亦轉注字。趁在真部。邇在元部。迨在侵部。逖在談部。皆近旁轉。答在真部。篋在脂部。正對轉。答在魚部。箠存侵部。次對轉。透脂部。避支部。近旁轉。趨元部。趨幽部。次旁轉。女部如姝與姁。姁與媯。媯與媯。媯與媯。皆同部爲轉注。姁與好。則旁轉爲轉注。遇遘同侯部。與遭爲近旁轉。逆迎爲正對轉。與逢及遇遭遘皆爲次對轉。運與迤。迤爲次旁轉。透與池。誣與諉。皆同在歌部爲轉注。誣與諉雙聲爲轉注。大部奄大也。奈大也。芥大也。奔大也。齎

大也。宀部彘壯大也。五字同在脂部。人部奩大也。宀部奕大也。二字同在魚部。大部奩在支部。脂與支近旁轉與魚次旁轉。與真正對轉。悉皆轉注。非僅奩奕也。夔在元部。舜在眞部。爲近旁轉。蒿蒿同在之部。與夔舜爲次對轉。傷與小固爲轉注。而傷創同在陽部。亦轉注也。但元部。禡支部。次對轉也。此舉其大略。餘可類推。如李君之例。其爲轉注者。非互訓。卽同訓。外此不得其一是焉。能盡其爲用耶。茲條舉數例於下。許書所未曾言而見諸載籍考其旨義推知其爲轉注者。如艸部藹艸也。葛絺綌艸也。詩嘗以葛藹並舉。古音同在脂部。爲轉注。計說藹葛屬白華。南山經其名曰蓉。廣雅藹蘇白蓉也。藹蓉同在幽部。爲轉注。莖下曰菜之美者。云夢之莖。呂氏春秋伊尹對湯曰。菜之美者。云夢之芹。高注。芹說文作莖。蓋殷微韻轉移最近。廣韻曰。莖菜似蕨。生水中。說者謂豐水有芑是也。莖芹芑三者。實同物而異名。轉注字也。又藹莖艸也。芑莖艸也。籀文中莖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名醫別錄以朔藹一名芑艸。一名芑。藹古音在宵部。莖眞部。芑談部。宵與談爲正對轉。而與眞合爲一類。可相通。故知爲轉注。許書訓解各異。或支離其辭。驟難。其端緒。而夷考其音義。知爲轉注者。如兼下曰。萑之未秀者。藪下曰。藪也。八月亂爲萑。葭爲葦。藪下曰。萑之初生。一曰藪。一曰藪。或从炎作藪。藪下曰。兼也。藪萑古音同在元部。兼藪藪同在談部。元與談次旁轉。爲轉注。計說藪日精也。以秋華。藪治牆也。菊大菊蘧麥。夏小正。榮鞠鞠艸也。月令。鞠有黃華。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鞠鞠菊同居六切。同在幽部。實轉注字也。許說。茄扶渠

莖。荷扶渠葉。陳風有蒲與荷。鄭箋扶渠之莖曰荷。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茄荷同在歌部。轉注也。夫因聲音歧變而字以殊制。則固不必拘其爲同形。況許書所言建類一首。謂聲首而非部首也。故異部爲轉注。似不當爲變例。如示部。禡道上祭也。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於祚。卽論語。鄉人禡朝服而立於阼階也。注禡或爲獻。或爲難。獻與難古音在元部。禡在陽部。近旁轉爲轉注。段氏謂禡當作禡。疑非。許說。余語之舒也。亏於也。象氣之舒。亏二字義同。音同在魚部。貫轉注也。許說。苾艸也。段謂苾艸卽周禮之紫芻。又說文。菀下曰苾菀。本艸經作紫菀。紫苾同。以此爲聲。轉注字也。

是故有疊韻而爲轉注者矣。如考老。刑剉。咷曠。焜燬。鸞鸞。是也。有雙聲而爲轉注者矣。如旁溥。但禡。誦讀。弱柔。鸛鵲。驛駮。陶駝。皆是也。有同音而爲轉注者矣。如昭與照。注與往。用與庸。晏與薺。余與亏。皆是也。轉注之正變條別。盡於是矣。而要。不外以聲音爲主。故苟其音相通。雖不互訓。亦轉注也。苟其音不相通。轉雖互訓。亦不得謂之轉注。如爾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同訓爲始。而惟始胎二字爲轉注。餘悉非。夫訓詁既明。自能心知其意。虛張類例。祇益繁碎。學者審此。思過半矣。

抑猶有進者。李君所引變例第六條。燕乞二字爲轉注。竊謂古本無乞字。小篆譌造之。而許君誤收以爲部首耳。許書形義每多舛譌。學者固不可拘泥不化也。考殷商龜甲文有彡字。卽燕之或體。从鳥从乙爲聲。後人去鳥作乞。以求別於甲乙字。世俗相沿。莫復知其非者已。乞燕二字。疑不得爲轉注。質之明達。以

爲何如。



述學 讀李翱君轉生正義篇書後

音 樂 叢 刊

△歐洲音樂進化論

王光祈著 一冊 三角

此書分十節，將歐洲音樂進化之歷史，作一概括的敘述。內容極饒趣味。我國音樂運動，尚在啟蒙時代，此類書籍，出版者絕少，著者將繼續撰著，以餉國人，此其第一種也。

△西洋音樂與詩歌

王光祈著 一冊 五角

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敘述『西洋音樂與詩歌的因緣』，中編介紹『西洋詩歌音樂十二名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下編詳述『西洋詩歌樂譜的解析』，文字優美，趣味濃厚，中編有德文譯詩十篇，尤為現代譯詩界難得之作。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王玄策事輯

柳詒徵

王玄策兩唐書無傳。舊唐書天竺國傳。貞觀十年。沙門玄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六百餘部而歸。先是遣右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天竺。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會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乃盡發胡兵以拒玄策。玄策從騎三十人。與胡禦戰不敵。矢盡悉被擒。胡並掠諸國貢獻之物。玄策乃挺身宵遁。走至吐蕃。發精銳一千二百人。并泥婆羅國七千餘騎。以從玄策。玄策與副使蔣師仁率二國兵進至中天竺國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而遁。師仁進擒獲之。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歲餘頭匹。於是天竺震懼。俘阿羅那順以歸。二十二年。至京師。太宗人悅。命有司告宗廟。而謂羣臣曰。夫人耳目玩於聲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敗德之源。若婆羅門不劫掠我使人。豈爲俘虜耶。昔中山以貪寶取弊。蜀侯以金牛致滅。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新唐書天竺國傳。貞觀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人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遂剽諸國貢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部。檄召鄰國兵。吐蕃以千人來。泥婆羅以七千騎來。玄策部分進戰。茶縛和羅城。三日破之。斬首三千級。溺水死萬人。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降。師仁禽之。俘斬千計。餘衆奉王妻息阻乾陀衛江。師仁

擊之大潰。獲其妃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東天竺王尸鳩摩送牛馬三萬。餽軍。及弓刀寶纓絡。迦沒路國獻異物。拜上地圖。請老子象。玄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有司告宗廟。帝曰。夫人耳目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耶。擢玄策朝散大夫。按舊唐書言。玄策先使天竺。至貞觀二十二年。俘阿羅那順。至京師。新唐書言。二十二年。使玄策至其國。似奉使。俘王皆。一年以內之事。兩書皆未詳其本末。據法苑珠林所引。王玄策行傳。其人蓋嘗三至天竺。第一次以貞觀十七年三月奉勅偕李義表等使天竺。勒銘于耆闍崛山。

法苑珠林第二十九載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登耆闍崛山銘文。粵以大唐貞觀十七年三月內爰發明詔令使人朝散大夫行

衛尉寺丞上護年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送婆羅門客還國其年十二月至摩伽陀國因即巡省佛鄉覽觀遺蹤

聖迹神化在處感徵至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王舍城遂登耆闍崛山流目縱觀傍眺罔極自佛滅度千有餘年聖迹遺基儼然具在一行一坐皆有塔記自惟器識邊鄙忽得躬親靈迹一悲一喜不能裁仰因銘其山用傳不朽欲使大唐皇帝與日月而長明

佛法弘宣共此山而同固其詞曰大唐出震騰圖飛龍光宅率土恩覃四夷化高三五德邁軒義高懸玉鏡垂拱無爲其道法自然

儒宗隨世安上作禮移風樂制發於中土不同葉裔釋教降此運於無際其神力自在應化無邊或涌於地或降於天百億日月三

千大千法雲其扇妙理俱宣其鬱乎此山奇狀增多上飛香雲下臨澄波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經過存聖迹於危峯貯遺址於

巖阿其四參差嶺障重疊巖廊鏗鏘寶鐸積穰異香覽華山之神蹤勒貞碑於崇岡馳大唐之淳化齊天地之久長其五

至貞觀十九年。又立碑于摩訶菩提寺。

法苑珠林第二十九載摩訶菩提寺碑文云。依王玄奘行傳云。此漢使奉勅往摩伽陀國摩訶菩提寺立碑。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於菩提樹下塔西建立。使典司門令史魏才書。昔漢魏君臨窮兵用武。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猶尙北勒闐顏。東封不耐。大唐牢籠六合。道冠百王。文德所加。傅天同附。是故身毒諸國。道俗歸誠。皇帝感其忠款。遐軫聖慮。乃命使人朝散大夫行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巡撫其國。遂至摩訶菩提寺。所菩提樹下金剛之座。賢劫千佛。並於中成道。嚴飾相好。具若真容。靈塔淨池。巧窮天外。此乃曠代所未見。史籍所未詳。皇帝遠振鴻風。光華道樹。爰命使人。屆斯瞻仰。此絕代之盛事。不朽之神功。如何寢默。詠歌不傳。金石者也。乃爲銘曰。大唐撫運。膺圖壽昌。化行六合。威稜八荒。身毒稽顙。道俗來王。爰發明使。瞻斯道場。金剛之座。千佛代居。尊容相好。彌勒規摹。靈塔壯麗。道樹扶疏。歷劫不朽。神力焉如。

其歸國當在貞觀二十年。

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記云。貞觀二十一年。西域使李義表還奏稱。東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國未有佛教。已前舊有得道聖人說經在俗流布。但此文不來。若得聞者。必當信奉。彼王言。卿還本國。譯爲梵言。我欲見之。必道越此。徒傳通不晚。登卽下勅。令玄奘法師與諸道士對共譯出。

蓋玄策與義表同使。義表既歸。玄策當亦隨之歸也。第二次以貞觀二十二年使天竺。見兩唐書天竺傳。推其行時。當在春初。蓋舊唐書本紀載玄策擒阿羅那順。在五月間。至早必于春初已往。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五月庚子右衛長史王玄策擊那伏帝國大破之獲其王阿羅那順及王孫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二萬餘以詣闕

而其歸國則在貞觀二十三年。

法苑珠林第二十九載佛跡圖事云其側精舍中有大石是欲涓擊北趣拘尸南願摩揭故蹈石上之雙足迹長尺八寸廣六寸輪根

華文十指各異近爲惡王金斗毀壞佛迹鑿已還平文采如故乃捐旒伽河中尋復本處貞觀二十三年有使圖寫迹來

日本奈良藥師寺佛迹碑云大唐使人王玄策向中天竺磨口口國中轉法輪口口見跡得轉寫搭是第一日本使人黃書本實向

大唐國於普光寺得轉寫搭是第二本此本在吾京四條一坊禪院向禪院壇披見神迹敬傳寫搭是第三本從天平勝寶五年歲

次癸巳七月十五日盡廿七日並一十三箇日作口檀立從三位智努王以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七日改王寫成文室

人智努畫師越田安萬書口口石手口口口呂人足口口仕奉口口口人

以日本碑文證法苑珠林知其所謂有使圖寫迹來者卽王玄策也其第三次以顯慶二年使天竺

法苑珠林第十六王玄策西國行傳云唐顯慶二年勅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至泥婆羅國西南至頗羅度來村東坎下有一

水火池若將家火照之其水上卽有火焰於水中出欲滅以水沃之其焰轉熾漢使曾於中架一釜煮飯熟使問彼國王國王答使

人云曾經以杖刺著一金匱令人挽出一挽一深相傳云此是彌勒佛嘗來成道天冠金火龍防守之此池火乃是火龍火也

景禮名迹

法苑珠林第二十九於大唐顯慶年中勅使衛長史王玄策因向印度過淨名宅以笏量基止有十笏故號方丈之室也

參觀幻術

法苑珠林第四王玄策西國行傳云王使顯慶四年至婆栗閣國王爲漢人設五女戲其五女傳異三刀加至十刀又作繩使騰虛繩上著履而擲手異三杖刀楯槍等種種關使雜諸幻術截舌抽腸等不可具述

周歷諸國將持寶器至龍朔元年始歸

法苑珠林第三十九西域志云烏婁國西南有檀持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臚運食無控馭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氍毹十段并食器次仲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真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諸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洩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然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豫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

又第二十九東南什古王寺有佛頂骨一片廣二寸餘色黃白髮孔分明至大唐龍朔元年春初使人王玄策從西國將來今現宮內供養

法苑珠林嘗綜述其二次使事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即如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

並載其所著書。

法苑珠林第一。百中天竺行記十卷。右此一部。皇朝朝散大夫王玄策撰。西域志六十卷。畫圖四十卷。右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麟德三年奉勅令百官撰。

法苑珠林第五。中印度瞻波國西南山石澗中有大頭仙人。唐國使人王玄策已三至彼。以手摩頭共語了了分明。西國志六十卷。

國家修撰奉勅令諸學士畫圖集在中台。復有四十卷。從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訖。余見玄策具述其事。

舊唐書藝文志。新唐書經籍志。均載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一卷。全書久佚。非法苑珠林徵引其文。不知其於中印交通之關係若此也。

依右所述。玄策初爲融州黃水縣令。次爲右衛率府長史。以功拜朝散大夫。其初使時。偕二十二人。第二次奉使時。率三十人。三次往時。所率之人數不詳。其功之最大者。在子身至吐蕃。發其兵及泥婆羅兵入中印度。擒其王。其於文字。則有山寺碑銘。西國行傳。其於圖畫。則有佛跡圖。至今猶留。其孫本於日本。較之漢之班超。甘英。有過之無不及。世徒誇玄奘。法顯。遊歷印度。而於玄策事。詳載正史及內典者。罕道之。豈不異哉。余讀日人小野玄妙所著極東之三大藝術。載玄策本末甚詳。因略撮之。以餉讀者。

釋迦時代之外道

錄內學第一輯

湯用彤

印度有衆之初。其人民所禮之神如普霜神日。第亞神天。是上天神。如因陀羅神雷雨。華塔神風。是氣象神。如須摩

原是草汁。能醉。用以祭神。復神視之。後遂衍爲月神。阿耨尼神火。是大地神。此外有祖先神。如閻摩是。蓋皆感於自然之象。起禳災祈福之心。所求非

奢所需。甚簡。百姓樂生。各不相犯。信巫覡。用桃符。重祠祀。崇吠陀。婆羅門教。於焉託始。此其道德雖留野

蠻遺風。然神之嚴正。民之畏法。今讀其頌神歌。辭瞭然可觀。若諸哲人晚出。探宇宙之本。疑天神之妄。則

皆特出。匪循常軌。是曰印度教化之第一時期。繼而民智漸增。舊教衰頹。僧侶敗戾。迷信紛起。輪迴之說

悲觀之教既張。而吠陀時代之精神遂至全改。於是祭祀之用。不在敬神造福。而在解脫學理。幾研苦行。

致力亦爲前此所罕有。而小乘佛教暨尼健子六師學說。則更指斥經典。吠陀別立門戶。乃至奧義書。名爲

承婆羅門之正統。但其中高談玄理。吠陀諸神地位。蓋已一落千丈。是曰印度教化之第二時期。自時厥

後。各宗重智慧解脫。爭相辯難。學理益密。以是五頂。兩衆。漸成一家之言。龍樹世親。又專宏大乘佛教。談

量談理。則求因明。總御總持。則精瑜伽。他若勝宗。順世。明論。聲論。亦俱大成。雖其時婆羅門神教並未全

斷。六論諸派。降及近代。亦未全亡。然自阿輸迦至商羯羅。實爲印度哲學極盛時代。商羯羅者。居此期末

葉。吠檀多婆羅門認爲正統。宗之人師也。印度論者謂其智深言妙。遂滅佛法。實則其時釋氏尊宿零落。僧伽後

且受回紇之摧殘。遂至大法東移。漸成絕響。婆羅門之勢乃再盛耳。爾時早有憑吠陀之餘燼而崇拜諸天。謂梵天等。如獸王外道是也。主謂涅槃者。遂演生所謂印度教。此則印度教化已自第三時期而入第四時期矣。印度教者。宗派複雜。語不能詳。惟大要尊禮三身。謂梵天、韋紐天及濕婆天尊。後二者之徒黨尤盛。其教外藉數論或吠檀多之說。內實不重智慧而篤信神之威權。故常盲從不用理解。主感情薄理性。大類基督教之所謂信仰。此乃逐時風而大變。是為篤信說承繼瑜伽密教大盛。悉檀記字因字字而達心性之源。身分焦膈。因部部而合天地分位。如翁卜日聲於神為濕婆。於身為前額耶。Lame聲於神為大地。於身為頸骨。其持頌之繁瑣不能備舉。是為秘呪說等而下之。更有精力說。精力者為濕婆天之女。妻用以代表天之精力。其中少學理之可言。而儀式卑鄙殘酷。廟蓄淫娃。祭用裸體。此則印度教之最下乘也。加以回教浸入。混和失真。最有名之混教名塞克遂成印度教化之最近時期。迨於現代。志士疊出。多欲改進舊風。復興舊教。如佛教之研究。即其一端。觀其各種學術之發達。震旦較之。應為愧死。此則印度教化。又或將另闢一新紀元也。

茲篇所說。當第二時期之初。計在我佛如來之前後三數百年中。大般涅槃如在周敬王三十二年。則其後八年。孔子因獲麟而絕筆。其後七十六年。蒲羅他各拉 Protogoras 之書焚於雅典。再十二年。而蘇格拉底飲鴆於獄。約於其前一百年。火教創始於波斯。其後約一百年。而亞里士多德出世。以言猶太教。則

釋迦行道約在預言世之末葉。其時印度亦聖智輩出。釋迦大雄尼健子號特其尤著者耳。論者有震於大地學術之驟昌。或歸之於世運者。實則各具因緣。不辨探索也。

蓋印度雅利安人奠居已久。民力增漲。智識漸高。禮樂文化。待年遂興。而其時貿易交通。見聞較廣。公衆辯難。流爲風尚。或挾金以求議論。或行之大祭場中。或爭執不決。至築屋以居。俾可長久討究。而持學說者。往往足無定居。與求道者。以無上方。便故教化普及。不易爲婆羅門所專持。如佛陀、尼健子均出帝王階級。奧義書中婆羅門亦常低首承教於刹利種。當時普通民智之高。實新說盛起之原因。一也。民智既高。吠陀諸神。以常留野蠻遺風。而失人民之仰望。是以建立梵天。黜多神教而起。萬有一神之觀念。甚至謂祭祀自可得福。福非神授。而於神之有無亦三復致疑。信仰求福之念。大消而多賴智慧以求解脫。原因二也。吠陀之世。重在祈福。故祭司權力特大。歷時既久。僧侶濫行威信。神殿成貿易之場。祠祀作謀生之術。縱欲亂紀。識者憂之。乃有努力 *Asrama* 下說見 之設。苦行之教。其意無非在嚴定清規。盡除私欲。原因三也。輪迴說興。無常之懼驟盛。蓋人生戚戚富貴。汲汲名利。奄忽物化。無可爲寶。思此而吠陀樂生之風。遂易爲悲觀。諸說仁者厭世。卽以救世。激者厭世。乃成絕世。原因四也。

本此諸因。新說羣出。梵網經舉六十二見。尼健子經如 *Sutrakṛtāṅga* 及奧義書中所載異說亦夥。歸納諸說約分三系。(一)婆羅門教。延吠陀神教之舊緒。重祭祀。(二)奧義書。開闢新說。立梵天。(三)沙門諸

外道。輕吠陀。重智慧。奧義書亦各立門戶。學說極雜。最知名者為耆那教。即尼乾子外道

(一)

自雅利安人侵入印土。被征服之土著流為奴婢。不得參與吠陀教會。遂成為第四階級。而在雅利安人中亦稍稍分為三級。蓋上古民族。內賴鬼神之團結。故祭祀有專司。外須作戰以禦異族。故武士為專職。其不司祭祀戰鬪者為工農。器用財賦於是取給。以是有僧侶帝王平民之劃分。迹其始意並非階級。蓋階級者。最重婚律。其義在保持血統之清潔。故婚嫁必限同級。然索諸佛典。雖稱譽種德婆羅門。謂其「七世以來父母真正不為他人所輕毀」。又謂「顏貌端正得梵婆羅門也色猶言種也像。見長阿含卷十五但種姓廉義。並非階級。其限制結婚。在乎種族。而不限於同級。且非婆羅門之各種族均可互婚。異種異色之結婚。尤時有所聞。而所生之子。且可為武士或僧侶。迨階級之制盛。而後僧侶不得為武士。帝王不得為僧侶。然在佛典。則婆羅門不必即僧人。帝王種亦常作工匠。見之記載。並不為聞者所奇也。

當時階級之制雖不嚴。然為僧侶者之權漸大。如記謂「天有二種。諸天是天。而精熟吠陀以教人之僧侶亦天也」。彼等習於祭神之歌曲儀禮。他人則須營生業。作戰爭。無暇學驅役神鬼之術。而「聰慧婆羅門納諸夫於其權力之下」矣。上所引二語均見梵書中故僧侶之通人必「異學三部。謂三吠陀諷誦通利種種

經書。解釋吠陀諸書盡能分別。世典。卷保記天象故事等之書幽微靡不綜練。又能善大人相法占候吉凶祭祀儀禮。見阿含

吠陀有四。以黎俱為最古。阿闍婆於釋迦出世後始漸著名。娑摩夜摩二者則側重祭祀。尤以夜摩為婆羅門教之初期典籍。故釋此之梵書更為詳備。最有名之百道梵書 *Batapatha-brāhmana*。屬焉。凡諸梵書類詳載禮儀。佐以譬喻。所言繁瑣。多無所謂。其中雖不乏獎勵道德篤行敬禮。然終為罕見。概言之。則勢力實在婆羅門。而不寄於諸天之手。威福實在祭祀。而非得之神人。故梵書有謂諸神不死。乃由力行祭祀苦行而得者。見百道梵書中。兩人獸之得不死亦同賴祭祀。如四吠陀中言。「我昔飲須摩味。祭祀所用之草汁。故成不死。得入光天。識見諸天。」又於馬祠則有曰。「獸汝父母及眷屬悉皆隨喜汝。汝今捨此身。必得天上。」均見金七十論卷上。又參看百論疏卷五。祭祀之威權既若是之大。故舉行時。須謹慎將事。一言一動。及至發音之輕重。均有莫大之效果。稍亂其次第。則白晝必永為長夜。或四時十二月均失其常。梵書詳叙禮儀之進行。布置之末節。蓋以此也。

祭祀出自魔術。用術驅鬼。必用咒語。祭祀求天。亦賴歌曲。故通吠陀者。戰勝一切。一智有三。黎俱吠陀。夜殊吠陀。娑摩吠陀。是也。黎俱歌頌地也。夜殊空空界也。娑摩天也。人以各吠陀而戰勝地。空天。見百道梵書。梵書於祭事則謂之法。於祭理則謂之智。百道梵書中曰。「祭牛若東去。則祭者可得生善世。北去。則於人世聲名偉烈。西去。則多人民財穀。南去。則死如是。乃智之道也。其智之粗拙如此。歌頌為祭祀之文。

智論爲祭祀之理二者乃互相爲用也。

祭祀之種類極繁。自帝王灌頂馬祠。帝王爲祭者。其甚長。蓋須放馬於野。以至平民之火祠。幾於無日無

之。而人生之大事禮節特重。據書傳所傳。祭祀爲數二十一。列爲三組。組各有七。一爲酒乳等之供獻。一

爲須摩之供獻。三爲犧牲之供獻。然祭祀之數實不止此。其時期常延至一年以上。參與者亦常至千萬。

印人之所以特重祭祀。蓋以爲天地之運行。祭祀節目悉可與之相應。凡舉行正當之祭祀者。即可得自

然界之威權。故祭者。謂求福之人。擔任祭費。請僧人主持。故僧人不必即祭者。如發願言某人當死。則其人立亡。質言之。此項學理與所

謂同情魔術者相同。如結草人。載某名姓生日咀之。某必殂。蓋草人與生人相表裏。亦猶祭祀與天下事

理之相應也。因是重象徵主義。祭用茅草以象天地。歌曲音韻以象人類。犧牲神龜無一不有所指。而神

廟之方向亦含重大之意義焉。

祭祀之旨有三。一曰供養。蓋犧牲者。神賴以生。祖先之靈亦需飲食。故油汁須摩投傾燭火。而韋紐天傳

曰。用祭祀而諸天之生得養。此則最初人民信仰之遺傳。人之視神相去不遠。二曰贖罪。祭者恆陳犧牲

使代受過。如梵書有曰。一嗚呼。犧牲趣歸汝之肢體於火。汝爲諸天祖父人類及吾輩所作罪洗滌。所有

罪惡。吾人於夢中醒時有意無意所作。均汝爲洗淨。三曰求福。人神授與。意本無殊。貿易故人恒持供

獻於諸天之前而說誓言。一給我。我乃給汝。授我。我乃授汝。見百道梵書以其所供。求其所欲。所求愈大。所

供愈豐。故婆羅門受巨額之金錢。牛羊犧牲。動以千百計。參見長阿含經彼等受之恬不爲怪。而乃爲之解說。歸諸神旨。理所應然。至謂「祭祀之用有二。供獻諸天。給養諸僧。以供獻厭足諸天神。以給養厭足諸人神。二神均足。則祭者可以直生天上。」願僧人所貪。雖特多。而祭者所求。嘗亦甚奢。驅病殺敵。及凡所欲。而力不能達者。如生天不死。神通自在等。無不可得之於祭祀。合法之馬祠行之百次。則祭者可進位爲神。竟奪天帝釋之席也。

僧侶且可任意修改祭祀儀文。梵書各家之所以並出。婆羅門各族各派之分立門戶。有以致之。祭言 *śjnavalkya* 大師。印土教史中之老宿。而爲祭禮之專家。食祭牛之事。自古懸爲厲禁。而師則曰。至若我如爲牛肩亦食之。其擅改禮法。如此。其後維持風俗禮教。漸衍爲婆羅門之特權。而法典遂爲彼輩獨治之學。祭言大師蓋亦法律家之一。僧侶既挾此無上之威權。故蕩檢踰閑。無識鄙陋者。所在多有也。

婆羅門僧人以此恆爲有識者所鄙。如倮形迦葉常聞佛「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諸苦行人以爲弊穢。」傳聞雖過。見長阿含經然其貪鄙。史俱有徵。三明經出長阿含亦曰。

三明謂三吠陀婆羅門見日月遊行出沒之處。叉手供養。此一種祭祀而不能說此道真正當得出要。至日月所而常叉手供養恭敬。豈非

虛妄耶。(中略)彼三明婆羅門爲五欲所染。愛著堅固。不見過失。不知出要。彼爲五欲之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者。無有是處。(中略)譬如阿夷羅河。其水半岸。鳥鳥得飲。有人欲度。不以手足身力。不因船筏。能得度。答曰不能。「佛

曰「三明婆羅門亦復如是。不修沙門清淨梵行。更修餘道不清淨行。欲求生梵天者。無有是處。」(下略)

願梵書中亦常獎進善行。第一語須誠實。阿耨尼神火於諸天中爲發願之主。而言語亦列名天中。均二分。絕無三分。或爲實。或爲不實。僅實爲上天。而不實爲人類。第二戒淫。淫者獨犯伐龍那神。當祭祀之時。祭者之妻。必經僧人正式詰問。是否忠於其夫。蓋祭時不能容罪惡於胸。若先事懺悔。自白則罪可減。至於殺盜墮胎。均須嚴禁。而宗教之條律。尤須恪守。此雖多對祭者謂出資求福諸婆羅門僧人主祭者而發。然婆羅門之德行。須修明者。亦漸覺其重要。故不久有四勢力之設。分爲梵行時期。在家時期。森林獨居時期。蓮出或比丘時期。意在管束人生。謹嚴教訓。然佛之時代。婆羅門教之衰壞。實非虛構也。

此上所言。俱據梵書。梵書與義書。特爲上級人之學說。與義書事說見下通俗之信仰。不必相同。徵諸往籍。當時平民。特別迷信鬼神。(一)天堂地獄之說。漸形複雜。其用意。在懲惡勸善。言誠者生天上。作誑者入地獄。禍福年限。亦各等差。視善惡之高下爲斷。(二)驅使魔鬼。頗多方術。或種植樹木。鬼神所依。以謀生活。或占相男女吉凶。好醜以求利養。或作種種厭禳。或講種種邪咒。或知生死。或習醫方。或占天氣。或說國運。亦能咒人作驢馬。亦能使人聾盲瘖啞。或火燒鼠嚙。能爲除解。均見梵經(三)多數人民。雖仍禮吠陀。而所尊之神。漸異。求之佛典。其重要者。爲大地之神。淨尼山林之神。雪山舊日之神。存於俗者。甚少。因陀羅在古昔最大。乃轉爲帝釋。性質即異。而吉祥吉女神。伊散那Isana均漸見尊仰。後在印度教。吉祥爲韋

紐天神妃伊散那則爲濕婆天。願舊神之衰替不獨見之羣衆信仰。婆羅門中優秀亦漸棄古多神教而主汎神說。如奧義書所載是矣。羣衆中不乏古行及新學說於此俟下論之。

(二)

梵書上承吠陀。敷陳禮儀法之事也。梵書之末類有森林書。而奧義書之最早者即常爲森林書之一部。此二者均重理論。而奧義書尤深探哲理。則智之事也。智法互相爲用。徒行祭祀之法而不識其理。所求必不得。此雖梵書之言。而奧義書之於婆羅門教。猶爲教外別傳。梵書之智。實指祭義。而奧義書之智。則已進入哲學之域。實智者乃可知之。其道父僅可傳之子。師僅可選授優秀。中樞秘密。應不著一字。奧義書之重要有名者。都十三種。其最初者成於佛陀出世以前。各書所載。或詩或文。或二者兼有。寓言故事。祭祀神歌均編入篇中。奧義書各種多非一人手著。且其亦探帝王階級言論。其言雖龐雜。而大義固有可尋者。

黎俱吠陀中晚出之詩章。

黎俱吠陀集長。時間歌曲而成。

即有世界本質之疑問。降及奧義書而討論益亟。答案亦多。故

印度各宗。如計水外道。

大林奧義書五之五。

金明外道。

唱徒集奧義書三之十九。

計時外道。

友愛奧義書六之十四。

聲常外道。

唱徒集奧義書一以下。

自然外道。必然外道。偶然外道。白駒奧義書一之二。均於諸書中有迹可尋。而五大五風。所食食者諸說。亦散見各篇。而數論瑜伽及吠檀多之道。均於是託始。綜其大略。則主張汎神。雖未嘗推之至極。未全立商羯羅如幻之說。而力持即我。即梵。實爲後彌曼差。吠檀多之別名。此下所引務據早期奧義書。其後期奧義書去佛日遠也。

梵字原義爲頌。魔術咒語爲禮節。爲唱詩僧。其後引申爲禮節。所得之魔力。人如作正供獻。正歌曲。則有梵生。再引申而爲世界之精力。天地之運行。人類之生命。胥於是賴。故依神言之。梵爲最大。爲造物主。依天象言之。梵爲虛空。周徧一切。依人類言之。梵爲風。生命之本。風仍舊譯。應譯生氣。指呼吸之氣。乃生命所託。依哲理言之。梵爲世界本質。一切事物。均自是生。而日月水火等。均可指爲梵。等而上之。梵爲真。如義如虛空。不落言詮。須遮不表。是以有「不不」之說。謂梵出吾人。有限知識以外。不如此。亦不如彼。故韋迦陵問梵於白伐。白伐應之曰。「趣學梵。吾友。」即復默然。及再問三問。乃答曰。「余實詔汝。而汝不悟。默然即此神我也。」見

羯羅注吠檀多經
三卷二之十七

所謂神我者。謂阿提芒。Atman 奧義書之大義。可以一言蔽之。即梵即我是也。在黎俱吠陀。阿提芒或指世界之原質。或指個人之生命。而在奧義中。阿提芒多指自我。「自我者。乃人類固定不變之本質。永住妙樂。如無夢眠。雖彼實無知而實知之。但彼所不知平常之知。【何以故】蓋以其不滅。平常之知有生滅而知者之知無已時。」見大林奧義書第四編三之三十一寂然不動。是謂無知。獨爲知者。則是有知。一切知作非。即彼體而從彼生。彼爲能見而不被見。彼爲能聽而非所聽。彼爲能思而非所思。故爲獨存之主體。絕對之主觀。是之謂人之實質。

人之實質無以異於世界之精神。此意在黎俱吠陀已見端倪。其第十之九十。比世界爲補盧沙。舊譯夫又譯

我神日出於目。月出於心。因陀羅及阿耆尼神。出於口。伐由神。出於呼吸。空氣出於鼻端。天出其首。地出其

足。類此言論。屢見奧義書。唱徒集奧義書一之三而梵為內宰。Antaryāmin 謂一切外界受其宰御 尤似個人神。我自

我以外無他物。四語見大林奧義書二之三 梵即我。我即梵。此之謂奧義。深密不可言說。至於現象世界山河大地

是真是幻。則奧義書諸哲未深加推求。如幻之說雖現端倪。而多但認定。僅梵我為實。有不言世間為非

實。此則未免矛盾也。

總上所言。大義有二。(一)梵與我均為世界之原質。(二)梵即我。我即梵。因其均為原質。故包舉一切而

無內無外。無生無死。不可見聞。不可探索。昔烏德拉克既使其子施偉塔克圖學諸吠陀。進而詔以梵之

密義。茲節譯之如左。唱徒集奧義書六之八

吾兒。此諸河流通。東者向日出。西者向日入。自此海達於彼海。而仍僅流為海。彼等亦莫辨孰為此河。孰為彼河。吾兒。人世恰亦如

是一切衆生。雖同出一生。而不自知其為一。彼神秘之原體。世界以之為精魂。彼乃真實。彼乃自我。彼是汝。

又曰。

傍將將死之人。諸親畢集。各問曰。汝識我歟。汝識我歟。當其語未沒入心。心未沒入於命。命未沒入火。火未沒入最高精神。彼有知

識。既而其語沒入心。心沒入命。命沒入火。火沒入最高精神。然後不知。彼神秘之原體。世界以之為精魂。彼乃真實。彼乃

自我。彼是汝。

又

其父曰。置此鹽於水中。明晨其來見我。其子奉行。父謂之曰。趣取置於水中之鹽。子覓之不得。固已全化矣。父曰。於水而嘗之若何。子曰。鹽。父曰。於中間嘗之若何。子曰。鹽。父曰。於水底嘗之若何。子曰。鹽。父曰。棄之。再來爾我。子行之。然鹽仍在。

父乃曰。於此身中。汝亦不能覓見實質。但彼固亦存在。

彼神秘之原體。世界以之為精魂。彼乃真實。彼乃自我。彼是汝。

此中「彼」指大梵。「汝」指自我。「彼是汝」一語。謂梵我本來為一。是此後吠檀多宗極有名之格言。下引一段亦甚有名。為哲人商諦禮所說。唱此集奧義書二之十四

全世誠為梵。凡靈魂淨寂者。趣尊禮之。趣以之為其所欲知。

人誠為智所成。故當其逝去。即變為智。因為其在此世所有也。是以

彼趣精進向智。

其質為神。其身為生。其形為光。其意為實。不真不妄其體為無限。全能全智。全嗅全味者。包含天地默然不亂者。

彼乃吾之精神。處於吾心。小於米粒。或麥。或芥子。小於草子。或竟小於草子之空皮。

此吾心中之精神。大於地。大於天。大於

神區。大於萬千世界。

全能全智全嗅全味者。包含天地默然不亂者。彼乃吾心中之精神。彼乃梵。當余逝去。應彼是達。知此者

誠無復疑慮。

商諦禮之。若此。商諦禮之言。若此。

梵我合一之說。為奧義書之主旨。世間如幻之說。及商羯羅所後加奧義書大半。近於吠檀多。然其內容。緝雜故他宗要旨。亦間可得。最著為數論瑜伽之說。蓋吠檀多合梵我為一。而數論瑜伽則顯分為二。性自

我與神 雖其說多見於後期諸書中。而初期書如唱徒集六之四 迦塔奧義書四之七迹亦可得。佛陀出世時之已有數論。亦可徵之佛典。如佛所行讚 第十二品等而推求學理之進化。當時應亦有此說。特數論之成熟則恐時仍稍後。事理繁複。茲不詳探。

進而言。奧義書之解脫道。論廼之說。黎俱吠陀已有萌芽。至此時而益顯。因有無常之懼。而愈有出世之想。大梵是常。故人我須沒其中。合而爲一。天上是常。故人須離世間不返。其解脫之道。主在智慧。祭祀。乃法之道。奧義書則重智之道。人能知天地之秘。斯可獨存。能知梵之奧義。斯卽爲梵。業報之起。悉由無明。故若有智。業力可斷。印度各宗。均以智滅。若佛家智慧。亦最尊。其所謂智慧。非爲平常知識。乃澈底之覺悟。而得之禪定者。得者於此絕對信仰。成爲第二天性。美人鬻體。富貴朝露。凡庸識之。僅爲格言。聖哲通之。見諸事實。非僅知之也。且我卽智慧。智慧卽我。因我爲清淨智慧。故了無所限。不死不生。竟合大梵。迦塔奧義書三一 至述一婆羅門往謁閻魔。不受世界一切快樂。而欲求知生死之秘密。智慧之見。重於此。可見一斑。是亦印度哲學特性之一也。

(三)

婆羅門教承吠陀之餘緒。而保守祭祀之法。奧義書重學理研究。而新創解脫之智。智之道雖已多門。如吠檀多及數論之先河等。其實當時發願出世。廣立智論者。婆羅門正統外。尙大有人在。希臘有馬迦斯

屯尼者。以西歷紀元前三百零二年為希臘使臣至月護王庭。歸而著一書。近人考之。知當時宗師顯分二派。一為婆羅門。一為沙門。沙門脫離家世。四方求道。故此等人名出家。人精思殫慮。不顧衣食。其言其

行。常異於婆羅門之正道。常居森林。或露臥。或穴居。不守階級。不尊吠陀。薄祭祀。重苦行。吠陀本重諸天而興歌頌。梵書重祭祀而尊僧徒。奧義書雖輕諸天而崇吠陀。猶不失正教。至於沙門。則多鄙棄神權。故

婆羅門人視為外道。其時婆羅門與沙門並立。但依考證。婆羅門或較盛於西方。沙門則多在東方也。其時哲人之知名者為六師。佛典為阿羅邏迦藍及鬱陀迦羅摩子。佛典問道二人。為毗舍闍馬力。尼健子之

而別立及叛佛之調達等。至於釋迦牟尼。則諸哲中之特立者也。當時貴人出家求道。世人視之。不但怪。且有尊禮之者。如中阿含經所述出家者夥。其中不無藉行乞以謀自活。軼出常軌者。如末伽黎拘舍黎為

六師之一。即邪命外道之首也。居舍衛城。館於陶人婦家。持一杖乞食。故得名末伽黎行諸種奇異苦行。至謂淫樂無害。精進無功。其初本師尼健子。後以壞戒離去。耆那教人亦斥為婦女之奴隸。詭作奇說。動世人以

謀生活。故時人謂之邪命外道。由是等事。而各宗首領常聚眾設戒。為有組織之教會。梵曰僧伽。拘舍黎反

求道既成。風尚於是宗計繁興。散見典籍。如佛書及耆那教書者不少。整理發明。談佛教史者應詳搜討。
【一】凡沙門婆羅門。廣博多聞。聰明智慧。常樂閒靜。機辯精微。乃為世所尊重。見長阿含卷十四以是辯論之律。

漸興而離支難墮負之語隨出。見離阿含四八有散應耶。毘羅梨子者。六師之一也。每於一事全無定見。如人捕鱗不可捉摸。見巴利文本沙門果經

如汝問有別世否。如我知定有。我當作是言。但我不作是言。吾亦不以爲如是如是。吾亦不以爲不如是如是。吾亦不非之。吾亦不言非有非。若有別世。如汝問有情有以佛緣生者。斷有果報否。人既得通死。轉常存或傍斷否。吾亦如上答之。沙門果經

同時謂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此在六十二見有四見。以下所陳六十二見俱依長阿含文耆那教尼健斥爲不知主義。Ajivikavāda 而立或然主義。Syadvāda 下見其邪命外道之拘舍梨亦立三句。謂同一事可是可非是。可亦是亦非是。此二者蓋均辯論術之方式也。

【二】世間諸論尤爲繁興。

(甲)有謂世間常住。見六十二見之四或謂世間半常半無常。見六十二見之四言常住者謂一切世界均是不變。言或常或不常者。如欲界變化而梵天常住云。

彼大梵者能自造作。無造彼者。盡知諸義。與千世界於中自在。最爲尊貴。能爲變化微妙第一。爲衆生父。常住不變。而彼梵化道義等。我等無常變易。不持久住。此對假與義書尊大梵爲世主等思想

(乙)論世間有限無限。有邊無邊六十二見之四

(丙)論世間變化之原因。傳說有三種。中阿含上二度經(一)宿作因。論謂一切世事皆由前定。如邪命外道。

拘舍梨。謂業報極強。無道解脫。一切運行均係必然。故其語阿闍世王曰。

大王。無力無精進人。無力無方便。無因無緣。衆生染著。無因無緣。衆生清淨。一切衆生有命之類。皆悉無力。不時自在。無有怨讐。定

在數中。中文長阿含此段係波浮陀遊勝語。惟證以巴利文及尼健子經此係拘舍梨語。今從之。

此所謂數。命運之謂。(二)尊祐論。崇自在天。一切運行均依神意。婆羅門書中散見此說。(三)無因無

緣論。六十二見謂世事皆出偶然。如推此說必無果報。而似富蘭迦葉六師之一師之學。如言「於恆河南岸。

鬻割衆生。亦無惡報。於恆河北岸。爲大施會。施一切衆利人等利。亦無福報。」後二說並見長阿含卷十七布呬婆樓經

此外亦有以世界事物變化之因。歸之神我者。由命神我也猶言靈魂。有想生。由命有想滅。亦出上經此則神我爲

因之說也。

【三】爲自我或靈魂之研究。

(甲)耆那教經言最著名之邪道有四。一爲不知主義。已見前一爲戒律主義。專崇戒律一爲有作主義。謂我

實有。且能作能受。一爲無作主義。謂我非有。不能作。不能受。謂我非有。佛亦持之。而耆那教經典另舉

有二說。第(一)說持我與身一。

下自足底。上至髮端。居於皮內。爲生命。卽是自我。自我有生。當此身死。彼卽不生。彼之時限與身軀同。命偕身盡。他人負之。什諸烈

火。當彼已爲火燒。所存者黑如鴿之骨。而四負擔者。携其架牀。復歸村中。故別於身之我。實無。實不存在。(中略)

趣殺。趣掘。趣屠。燒。趣烹。切。破壞。生命盡於是。此外無世界。

第(二)說亦蔑視道德。賣人傷生。在所不禁。惟言身乃地水火風空聚成。五大散滅。生命亦盡。此等說頗似阿夷多翅舍欽婆羅。六師之一見長之言。

受四大人取命終者。地大還歸地。水還歸水。火還歸火。風還歸風。皆悉敗壞。諸根歸空。若人死時。牀昇舉。身置於塚間。火燒其骨如鷓色。或變為灰土。若愚若智。取命終者。皆悉壞敗。為斷滅法。

凡此宗派。順世外道之先河。身與我異。惟均謂四大有滅。我一說。斷見有七十二見。之極則也。

(乙)何為我之本體。亦當時聚訟之點。要不外即蘊離蘊二大綱。如布吒婆樓。見長阿含十七與佛爭辯何等

是我。而陳多說。(一)謂色身四大六入。父母生育乳哺長成。衣服莊嚴。無常摩滅法。此等色身是我。

(二)謂欲界天是我。(一)謂空處是我。乃至說識處不用處。有想無想處。無色天是我。而六十二見有

謂我是有想之十六見。謂我是有。色有。想乃。無想之八見。非有。邊非。無邊。無想。非。非想。非非想之八見。自非。

有非無。非無。有非無。想至非。有非無。想。雖不必持諸見者。均有其人。邪命外道言我為有想。而無色。而當時探索自我之原質可

知至亟也。

【四】各宗雖俱信輪迴之說。而其解釋各異。

(甲)輪迴之期限。有謂無盡。得智慧作苦行。可使中斷。尼犍子及佛說是矣。有謂身與我是一。故身死

我滅輪迴既無期限更可不論阿夷多^六之一等是矣。有謂輪迴甚久。^{外道說}業須待其自然成熟絕不能以智慧苦行斷滅。輪迴之期爲八百四十萬大劫。每一大劫爲三十萬沙拉。而每一沙拉之計法如下。

恆河長五百由旬。寬半由旬。深五十階。每有十三萬七千一百五十七恆河。而令移去其中之沙。每百年一粒。直至沙盡時則爲

一沙拉。每由旬約當四英里半
每陀那約當六英尺

(乙)輪迴之程。徑奧義書有謂善人死後循祖先之道以至月宮享受福樂。至其善業盡復生人間。惡人反之。須入地獄受苦。而得大梵上智者。解脫輪迴。不生不死。是曰天之道。而沙門婆羅門亦設天堂地獄之說。其神話之複雜。卽覽佛典所載。亦當驚印土此類信仰之完備也。

(丙)輪迴之身。如尼犍子謂輪迴者爲有色物業報是矣。如奧義書則輪迴者爲無色物。因彼執我是無色也。使數論爲佛時學說。則謂神我無縛無脫。輪迴別有細身。佛教既主無我。故無實物輪迴。不墮斷見。不墮常見。實深微妙也。

【五】請言解脫。解脫之說種類繁多。各宗互異。或謂及時行樂五欲自恣。此是我得現在涅槃。六師阿夷多等之說。而後時之順世外道也。或謂去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謂入初禪。卽是解脫。或謂滅覺滅觀。內喜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謂入二禪。卽是解脫。除念捨喜住樂。護念一身。自知身樂。謂入三

禪。卽是解脫。或樂滅苦滅先除憂苦不苦不樂護念清淨謂入四禪。卽是解脫。上六十二見。文悉依長阿含。或修無有慮定。卽是涅槃。則阿羅漢之說也。或修非想非非想定卽是解脫。則鬱陀迦之說也。當時依瑜伽解脫。成爲風尚。佛重智慧。亦主治心。大林奧義書四之曰。知人知神我而悟我卽彼。指神我。尙有何欲愛令彼囿於身。此卽詮瑜伽義。瑜伽義在相應。明梵卽我之穠可得自瑜伽也。夫離欲作相離。靜寂專在治心。瑜伽之學也。毀形殘生旨在治身。苦行之說也。自其上者言之。則治身卽可治心。瑜伽卽苦行之一等而下之。則苦行徧於外儀。乃戒之事。爲禪之外行。瑜伽精於內觀。乃定之事。乃智之基本。苦行者去欲受戒。其事已足。而沙門婆羅門乃有競驚新奇。意在駭俗。食他信施以謀生活者。邪命外道其最著者也。如佛典云。離服儼形。以手自障蔽。不受瓦食。不受朽食。不受兩臂中間食。不受二人中間食。不受兩刀中間食。不受兩柄中間食。不受共食家食。不受懷妊家食。狗在中前不食其食。不受有蠅家食。不受請食。他言先譏則不受其食。不食魚。不食肉。不飲酒。不兩器食。一餐一咽。至七餐止。受人餐食不過七益。或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或四日一食。或五日一食。或六日一食。或七日一食。上段證之者。邪命外道行。或復食果。或復食莠。或食飯汁。或食麻米。或食糠稻。或食牛糞。或食鹿糞。或食樹根枝葉花實。或食自落果。或破衣。或破莎衣。或衣樹皮。或重苦身。或衣鹿衣。或留髮。或披毛氈。或著冢間衣。或有常舉手者。或不坐牀席。或有常踰者。或於剃髮留髻鬚者。或有臥荆棘上者。或有臥果草上者。或有裸形臥牛糞上者。或一日三浴。或一夜三浴。以無數苦苦役此身。

是皆釋迦之所不許。蓋「彼戒不具足。見不具足。不能勤修。亦不廣普。」上均見長阿含卷十六。欺世盜名之徒也。

智慧解脫。各宗多尙之。吠陀時代解脫之方。不在智而在法。法者祭祀。然自吠陀神衰。婆羅門哲人側重奧義。知秘旨者乃得解脫。故其後正統六論。吠檀多、細曼、正理、數論、瑜伽、勝論。莫不以智慧為主。沙門外道辯論反復。各立異說。卽瑜伽修行。莫不目的在得真諦。而佛家驅斥邪見。重一切智。得最正覺。乃得成佛。西方哲學多因知識以求知識。因真理以求真理。Knowledge for Knowledge's sake, Truth for Truth's sake. 印度人。士則依智慧以覺迷妄。因解脫而求智慧。故印度之哲學均宗教也。

解脫者。出輪迴。超生死之謂。無論以苦行燒除。苦行字義爲燒。或以智慧獨存。要在停止業力。使之無用不生。然邪命外道則唱自然解脫之說。謂命運前定。業力極強。中途不可使止。作善作惡均無效用。拘舍梨曰。

無論智愚。須經八百四十萬大劫遊輪迴中。說見上。然後乃離諸苦。雖智者思惟。依此德此法此苦行。此正義。余將舉吾未熟之業悉

使成熟。雖愚者思惟。亦復如是。然智愚之不能成功。一也。安樂痛苦各有定量。輪迴未終不可改變。無加無減。不多不少。如拋擲丸。

既盡所有。乃不能轉。如是智愚亦遊輪迴中。須待時至。乃得滅苦。見巴利文沙門果經

邪命外道與順世外道。六師中富蘭迦葉及阿夷多。迦令飲婆羅類此。雖均蔑視道德。而一則以業報極強。時盡乃脫。故雖棄禮義

亦可謂無惡果。一則身死命隨。無輪迴無業報。故稱淫樂爲涅槃。二者結論雖同。而立意實異也。

邪命外道與尼健子說多同者。那聖典現爲僅存。因稍詳輯述。以殿茲篇。並見釋迦時代外道之一斑云爾。

(四)

耆那教徒祖承大雄。大雄生於西歷紀元前五百九十姓若提。名增勝。父屬王族。與摩迦陀王有戚誼。本生奇蹟。或人或獸。或爲天帝。或爲梵僧。及至降生。若提王族。母夢白象。共有十瑞應最多。三十。棄富貴出家。求道。遊行乞食。巨十三年。婆羅樹下得獨存智。尊號大雄。或稱勝者。耆那教以此得名離繫出世。其徒皆名尼健子。布教立規。多衆歸依。年七十二。始入涅槃。超生死海。大雄之前。有祖二十三。如釋迦之而大雄之師爲勃斯伐。立四大戒。不殺。不誑。不盜。不淫。大雄之後。教分二宗。白衣派者衣白衣。天衣派者以天爲衣。即裸各立經典。天衣派尤重苦行。以擁座著衣者及婦女均不得解脫。依歷史言之。白衣經典殆較早出云。與義書立言。世界之體是常。故其本質爲梵。爲我。梵我常之極。推其言。則世間現象是變。亦應是幻。耆那則謂立說不可趨一端。譬彼金瓶。爲極微所成。故自極微言。瓶則爲實。非虛。自全瓶言。瓶則可變。亦謂爲幻。瓶實可同時爲實爲非實。實之梵音陀羅自地大言之。瓶則爲極微所成。自水大言之。則非極微所成。瓶蓋爲地大極微成自地變成金言之。則瓶爲地大所成。自地變成石言之。則瓶非地大所成。以此推衍。物各具數方面。故耆那執不一邊主義。因此而耆那之徒立二道。七分之說。二道者。一物自其本體言之。則爲實。道自其名相言之。則爲變。道實道有三。變道有四。茲姑不詳。七分者。屬或然主義。言事物均可自七邊說。如(一)瓶是實。(二)瓶非實。

(三)瓶亦實亦非實。(四)瓶不可說。(五)瓶實亦不可說。(六)瓶非實亦不可說。(七)瓶亦實亦非實亦不可說。蓋一切四句俱可成立。而執一邊者必誤也。故百論卷三有辯

者那與數論均係二元物質是常。諸我命即生亦常。兩相對立。如是有六句義。謂命即靈法非法時空四大

或有七句義。謂命無命漏縛戒滅解脫。實則命與四大最為重要。蓋人之精靈降生四大。轉於業。遂於漏。遂有時間空間之限。有善法非法諸行。解脫之方在戒律而解脫之旨在滅苦也。

一切事物或有生命或無生命。二者為絕對差別。身體絕非生命之本源。外如顯世生命亦非身體之本質。

人之所以有知有作。以其有命。命如清淨獨存。則有無邊見。無邊智。無邊喜。無邊能。然從無始來。生命轉轉於業緣。其能力清淨均有邊限。命之數無限。非偏滿亦非極微。惟隨身大小充遍各部。如藥箭風。隨量

舒卷。如炬在室。隨量光照。命分六種。有一根(皮)者。如植有二根(皮舌)者。如有三根(皮舌鼻)者。如有

四根(皮舌鼻眼)者。如有五根(皮舌鼻眼耳)者。而人天及魔均有五根。且有心根。

輪迴之生命俱有業報。業之種類分析極繁。茲不能詳。凡遮蓋智慧者名為智蓋。遮蓋正見者名見蓋。凡

生苦樂者曰變業。凡遮蔽正信者曰癡業。又有四種。曰壽業。定壽曰名業。人名曰種業。定種姓曰遮業。定

力性復依業類分命為六。金黃、蓮紅、黑、白、青、灰是也。那命外道亦分有黑青命之白色者則已解脫。而最惡

之命而為黑色。業者本生所作。將來必報。非由神力。簡自天業非無礙。無礙之物不能生福。亦不生害。

有如虛空。故業是有礙也。命依業之性質而生諸趣。業之興起悉因無智。故人得全智即可解脫。

補特迦羅者。非命句義之一也。譯謂物質。非種子部之補特伽羅爲個人爲個性補特迦羅爲極微所成。極微是常且無方

分。物有二種。粗如器用。細如業緣。業是有色是細極鄰虛。是曰極微。有觸。有味。有香。有色。極微有四種。地。水。火。空。

氣是也。各種蟲物。極微所成。排置不同。故物各異。人之精靈命本來清淨。因有業緣與補特迦羅結合而

被縛於業。譬若衣被油漬。易爲塵據。衣者喻命。油如貪愛。而塵則補特迦羅也。

解脫之方。總曰三寶。正智。正信。正行是也。正智者。明者那諸諦而不落於一邊。有正見者。乃有正信。正信

者。信者那教理及經典。解脫之因。首在正行。行在戒律。發五大願。一不殺。二不誑。三不盜。四不淫。五離世

間諸樂。每願俱有嚴厲之解釋。如不殺生者。凡五根獸四根蟲三根蟲二根蟲一根物植之生命。均不應食。

不飲冷水。以其中多有生命。不惟禁行殺生事。意業口業亦所不許。凡諸戒律。意在苦行。尼健子之教。苦

行。外道也。苦行或內或外。內者止觀。當靜思世間無常。世間多苦。外者殘身。最上者不食自殺。脫解之因。

在離諸苦。故命既解脫。必生至樂。爲無限智。無限見。參見長阿含沙門果經尼健子語常人正智爲業所蔽。離繫成道。業已

燒盡得無餘智。同時遍照淨寂。長存成阿羅漢。

耆那教徒至今未絕。中古以遠。張因明作美術。興廟祀。富神話。雖可得詳。願無關茲篇。均不具述。

版 出 局 書 華 中

書 叢 化 文 新

譯 武 君 馬 ★ 著 維 波 里 菲

農 業 政 策

一 冊
八 角

是書內容共分兩部：第一部論農業生產組織，詳述「現代生產組織之基礎」，「土地分配政策」，「農業團體」，「農業生產組織與工人之地位」；第二部論農業生產政策，詳述「農業經營」，與「農業信用」。中國為農業國，是書出世，對於注重農業行政與改良農業組織之經世家，貢獻不少也。

工 業 政 策

一 冊
一 元

此書係國民民生計政策第二書，內有十八世紀之工業制度，工制變更，國家對於工業之積極促進策，利益代表團體，結合自由及同盟罷工，工人同業會，工人保護，最大限工作時間，營業保護，僱員問題，工業行政，工教業育，工業信用等等要目，紀述既詳，又饒興趣。

國 外 商 業 政 策

一 冊
四 角

本書係國民民生計政策第三書；內容分五篇敘述：一、國外商業政策之歷史發展；二、商業政策之理論根據；三、保護關稅之實行；四、通商條約；五、輸出促進策。凡關於對外貿易的理論和主要點，俱詳為說明，尤注重關稅政策，現在商戰極烈，吾國一般商人，對於商業政策，不可不詳加研究，此書實良好之指針也。

國 內 商 業 政 策

一 冊
四 角

本書為國民民生計政策第五書，今移為第四書，以便與第三書國外商業政策相聯繫。內容分三篇：一各種商業形式；二銀行；三交易所。各篇又分章詳述各種商業上之經營和利弊。又是書在一九二一年第十版，經 Dr. Somary 訂正，探入歐戰後之新材料甚多，洵最新最精之經濟學書也。

交 通 政 策

一 冊
五 角

本書係國民民生計政策第四書，內容極為重要。吾國一切交通機關，正次建設，而關係複雜，非有適宜政策不可。此書取歐美各國交通發達之歷史一一比較研究，可資吾國借鏡者極多。

文苑

文錄

謝康樂詩注序

黃節

鄭漁仲通志藝文略載臨川內史謝靈運集二十卷。馬貴與經籍考不復著錄。卽晁公武陳振孫兩家志錄亦闕不書。是謝集二十卷已散亡於宋季。逮明李獻吉黃勉之沈道初諸人先後蒐集。焦弱侯始爲合刊成書四卷。其一二卷爲賦。四卷爲文。三卷則樂府及詩也。張溥文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謝康樂集不分卷視二十卷所傳散亡實多矣。宋書本傳所舉贈王秀詩邦君離地險旅客易山行一首今已失傳余自辛酉爲謝詩作注。據宋書本傳考其詩知弱侯所編後先失序。乃次康樂之行事。重編其詩爲四卷。注成已閱四年。甲子夏復爲刪補而點易者又十之二三。蓋已三易稿矣。其間昭明所選者錄李善注。善注有未盡者爲之補注。用善注兩京三都賦補薛綜劉淵林注例也。補注中亦間采五臣注。外此則創爲之注。憶辛酉歲暮錢唐張子孟劬同客宣南。雪夜往還。詒書商榷。往往一事經三四反。始復論定。尤以內典所釋得之張子爲多。良友天未。經年不見。繼所刪補於張子之語。莫能更易一字。惟四年來蒐尋而未得者。歸瀨三瀑布兩溪。不詳何地。諸書方志。勤求殆遍。溪壑沿禡。舊名易湮。則誠憾已。嗟夫。康樂之詩。合詩。易。聃。周。騷。辯。僊。釋。以成之。其所寄懷。每寓本事。說山水。則苞名理。康樂詩。不易識也。徒賞其富豔。唐宋以後。淺涉其樊者。知之近世。若汪師韓不解謝詩。所著詩學纂聞。至

以妙辭目爲累句。世士惑焉。由此觀之。康樂詩之散亡。亦坐不爲人識。嗟夫。非無故也。甲子秋八月。黃節序。

文章流別新編序

方乘

摯虞流別。世已不傳。任昉緣起。斷自秦漢。謂六經舊有歌詩誄銘之類。尙書帝庸作歌。毛詩三百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魯哀公孔子誄。孔惺鼎銘。虞人箴。此等自秦漢以來。沿著爲文章名之始。夫體有萬殊。而徵之六經。固無乎不備矣。魏晉初有文筆之分。蕭統所選。義歸翰藻。剪裁篇什。略筆而主文。要之。此書於詩賦一流。已卓然綜其原尾。蓋承摯虞荏苒之例。輿慨於辭賦之繁。

隨書經籍志曰。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詩賦以下。合而編之。謂之流別。

苦覽者之勞。於是芟剪繁蕪。自

而於筆之爲用。實有未盡。書說序論。採取潤色。不以立意爲宗。凡爲遊目

聘懷。深得言生於情之旨而已。然其選例森嚴。確不可犯。後世非之。良多事矣。自時厥後。二千年來。始有姚氏類纂一編。心知其意。而偏愛八家。與統之困於六朝。同爲安其所習。夫文章之事。不可故立宗派。而體裁不可不修。卽有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而體之大凡。則恢萬里。通億載。而不可偏。所謂文無定體。而以有體爲常者也。邇者。文律大隳。後進時髦。靡所依範。政乖世變。宣之風聲。投篇命筆之徒。競爲繁亂。哀思之作。衡文及乎異域。而謂連文綴字。可以冗沓不修。放乎體律之外。不知文字固國。自爲形而辭達之理。罔有二致。意靡所不該。而離方遯圓。必歸於妥帖。彼浮漂率爾者。安在其爲愜心。語蔓多枝。遑云條貫。況

乎異域之字。有聲而無韻。聲固不離乎抗墜。無韻則無事乎鏗鏘。而音聲迭代。五色相宣之美。遂爲漢字之特長。亦天籟之所影響矣。自來總集之選。要皆囊括精英。而嚴於辨體者。獨少。昔仲尼刪削繁蕪。領之以四始。而六義之旨。備於篇什。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然後雅頌各得其所。故詩著三百。實總集辨體之至規。魏晉以降。含毫之士。多能曲盡文心。典論所談。雕龍所析。而士衡文賦之區分。尤爲執簡御繁之矩矱。後世不該不徧之材。不能贊一詞也。乘也無能。居多暇日。縱情文苑。目眩心疲。意有所蓄。感於時而益信。因襲流別之名。著最錄一篇。區分本之士衡。而補其所不及。爲目十有二。爲篇六十有一。形各有當。體不相侵。非藻績之苟施。盡古今之絕作。私已玩覽而已。匪敢範世也。羈旅之人。所居湫隘。几席逼於巷陌。擊柝在門。震動心魄。乃復剖析毫芒。自附於達變識次者流。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第七十八甲子之歲。春正月。方乘序於都門。賃廬之隨珠寢。

與人論治國故書

羅運賢

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非獨度事爲然也。凡學皆然。其於揀理國故尤甚。何者。古人運而往。其籍尙在。鈎攷明文。足以比類知原。蓋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不見古人。我心蘊結。此故書雅記所以當治。非謂是非之論盡於斯也。此從章君之說然而振古載籍。譌奪繁蕪。意有所隨。其言不傳。苟綱紀繆差。則會歸爽實。傳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自非大雅兼才。其孰能與於此。夫盈縣寓間。凡涉著作之林者。皆史實也。域中故籍。

抑何能外。並世餘杭章君有言。稽古之道。略如寫真。修短黑白。期於肖形而止。使妍者媿則失。使媿者妍。亦未爲得也。夫然。則尋繹故學。舍如其何由。川者如同本來也於是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序詩譜上世之隆汙。政教之因革。昭然察矣。文字者。詞言之符。以有文字。箸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自春秋訖於今茲。書闕有間矣。大則全通僞託。次則篇章亂佚。細則字句奪誤。苟載籍之真僞莫明。立說之是非斯紛。而遂世之陳蹟亦於焉混淆矣。是故徵僞託。定亂佚。校奪誤。則理解舊文之首務也。及愚者爲之。雖五千言。亦以爲罔。則古今篇章。從無一信。雖燔煇。猶可夫考定。誠僞依隱。佗書曩夕。載籍存者。已寡。參伍稽諗。又將何道。世儒以後籍之有無。徵引斷前書之是否。僞託自非盲瞽。誰其聽之。至若書中事蹟。出作者後。字句文體。當時所無。此則前世簡策。重遲流通。未廣後昆。得以逞其胸臆。奮筆隆殺。不者口耳授受。侏離錯忤。先達前卒。追記所聞。而世儒囿於方罫。至棄大全。又學業步驟。與年相將。故一書之中。持論或有齟齬。世儒因以定其贗僞。不知采章載於一時之書。則悅彌綸。竟生箸述。則詭或乃比敘時世。以定一說之有無。而斷書籍之真僞。不知心頌變異。誠有成型。無有哉。彼碩學膚敏之士。志節澁概。詎隨時世爲幹旋邪。以物曲視人事。其不可爲典要。往往若此。凡是物者。慮皆粗知孔道。未能登察。而古籍之真僞。昧亂如故也。若夫校書之難。則乾嘉諸儒論之詳且審矣。及愚者爲之。乃據古本以改近刻。隱類書而定舊文。叩以古本類書之是非。則不

讐也。蓋古本之依據。非無譌亂。類書所稱引。又有省益。妄馮爲信。不其謬哉。此蓋迷精。往古未曉。繩尺。斷古籍之原。頌未得如故也。夫古籍流傳。歷歷綿邈。才謂之士有疵。而宙合之書。續駢。又一代學術。自爲風會。則書籍之廣。被晦。種因是已。散佚。僞託亦因是已。重以水火蠹魚。爲患靡常。古籍蒙難。更遂無方。居今日而欲一朝明之。固難能也。其唯信所當信。疑所可疑。參伍考。辨鉤稽。旁通不逞。胸臆以定。情僞毋惑。謏聞而斷是非。則粗能揚故老之餘緒。董前修之闕業矣。孔穎達曰。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尚書序然則小學明而羣書之雅。故舉矣。其有字岐。誼通而無安證。以定從違者。則宜兩存。若必訓無聲爲無聲。毛詩傳大雅改則兵作則折。諸老子平祇見惑也。時移世異。典法不必同。衰世尤然。故不得以春秋例宗周。以常儀釋變制。世儒寡論。勿爲一概。抑何悖也。訓詁數度。旣明。大誼遂通乎哉。蓋不若是。率易也。昔賢著述。故多博名。理其書者。鮮能參伍考覈。洞達封域。卒其所說。非復本然。近又斷章取誼。馮臆彌縫。比於集句成詩。表形無改。內質殊觀。猶曰。平情理。董其實。自欺。至於學術孳殖。慮有三因。時之與地。較然著明。而綦難方物者。厥唯人心。雖魁儒亦鮮及也。故其訓說大誼。殺後隆前。泊乎求之不得。則自爲錯忤。其過猶小小耳。甚者奮彼私志。斷書爲僞。則其蒼亂後學。有不可勝道者。夫國故之容至博。綱紀之術多端。其諸最目。時賢類能言之。故不亟亟爲足下稱說也。誠能察其病徵。匡其章失。則先達闕業。待吾儕而後闡置者。蓋可勝道乎哉。傳不云邪。斯文未喪。樂亦在其中矣。

詩錄

兩夜檢篋中得亡友周巨卿遺詩欣然書此

昔在壬子歲。蓬屋方索居。子因陳子來。退然貌甚癯。欣欣杵臼間。小我半歲餘。遂從文字飲。抵掌忘百須。朝游暮始歸。兩屐日中趨。持論豈無異。私怨何喁喁。明日還見尋。依然叩鉅虛。於物無所好。避兵惟抱書。養生而送死。徵命真盡魚。於人無所合。飲以兄事余。禮有先一飯。子意良區區。陳子竊相語。欲語先長吁。耳短慮非審。況子目力枯。悲哉言有徵。好學今則無。悠悠一歲別。世變益不圖。烽烟今幾月。落彈驚城烏。子甯厭聽此。塞耳歸泉塗。中原丁浩劫。孰能保厥軀。循覽病夜詩。宿草忽已蕪。念亂復傷逝。潛焉遂沾裾。

傅公祠題寶賢堂刻石

趙炳麟

明祖龍興重武功。雕文刻字付脫略。從龍多自田間來。相臣起家亦寂寞。軍符祇訪劉青田。將士徐常曠。李郭天生明良定。世屯一藝何心費。籌度當時只有泉州常。鈞文刻石神躍躍。洪武間泉州太守常性以太守才多俸則微。那能淳熙比闊綽。鼎定王孫多好文。上搜秦漢窮河洛。有人韞藉在周藩。東書堂成增秘閣。東書堂帖係魏閣帖增以宋元人書或之高帝五世至靖王。遂真羣帖稱淵博。鸞翔鳳翥會衆仙。蟲文鳥篆參碧落。精鈞多師駙馬潘。晉陽絳郡美相掠。宋駙馬潘師且刻絳帖付石成寶賢堂勒石豈徒發藻思。植黃兼爲天家拓。錦匣裝

早皇燕喜案頭留。此供宸樂太平文。事本美才亂來髣髴珠彈雀。穆宗以後多童昏。可憐龍種皆文弱。小人鷓鴣張君子盡。民生疾苦無人藥。饑民饑兵滿地來。殺人割肉爭一嚼。米脂烽火尤猖狂。妖星一出人驚。靈。長安既陷甯武破。孫周殉難歸冥漠。天狼直往太原來。屠城碧血盈溝壑。兵燹騰揚萬事灰。韓陵片石何人索。荒砂半蝕舊時痕。野火復將殘碣灼。亂平書生理舊聞。補碑置在緇塵廓。寶賢堂開石皆康熙三百年來一局棋。棋殘又見中心惡。煜如先生惜古心。建屋遷碑防剝削。新修傳公祠成煜如以寶賢堂石安置廻欄中柏巖摩挲殊慨然。世事興衰春夢若。自來滄海不迴瀾。斯文敝何方。著君不見開陽門前二體經。麥田掘出文雜錯。又不見北京海子三希堂。當年亦費神工鑿。至今蒼茫烟水邊。湖波襯照蛛絲縛。只有西園舊侍臣。對茲深感歸來鶴。

友或勸學佛作詩謝之

王易

昔人空念始爲僧。今也僧居六民一半偈。無成不漏禪。一瓢乃受嗟來食。業根未淨草當春。太空自來明鏡塵。不緣妻肉失佛性。却恐墮劫生貪嗔。京朝醜糞殊蠢蠢。屠火從知臥難穩。沐猴學作居士身。腹劍能穿楚人盾。法華障身號悅耳。大覺西來豈如此。政愁聞道晚。猶虛坐令先生憔悴死。東坡作詩多妙契。陽明論性有禪意。鈍根如我不能知。惟有驚呼橐駝背。

贈宗仰上人二首

選一首
人在金山寺時上

曾樸

斜日空江下。巖壑生秋陰。之。跌。跏。坐。閉。門。落。葉。深。死。生。一。莖。草。山。水。五。絃。琴。我。欲。叩。禪。寂。梵。堂。鐘。磬。音。

侵曉過燕子磯

曾樸

一帆風飽趁新潮。瞥眼危磯去未遙。先曉。昏。嘯。迎。日。破。極。天。鷹。眼。睨。秋。驕。峰。環。匝。匝。金。甌。護。浪。蝕。峻。嶒。鐵。鎖。銷。忽。憶。當。年。王。刺。史。樓。船。直。下。氣。摩。霄。

七月十六夜園中偶成

黃節

匝月霽霖到夏殘。遂成秋漲化何干。環。畿。禹。鎛。爭。蚯。堰。舉。國。連。兵。瓦。早。乾。已。敗。渚。荷。傾。潦。落。漸。踈。園。柏。待。霜。寒。一。年。信。有。來。春。計。不。補。當。前。百。可。歎。

中秋

黃節

平。意。深。陰。失。月。明。始。知。兵。氣。滿。秋。城。十。年。北。客。惟。傷。亂。雙。柝。南。街。不。斷。聲。嬌。女。別。期。方。細。數。故。園。安。問。更。無。程。可。憐。萬。里。清。輝。夜。不。見。良。時。鼓。樂。生。

哭瘿公

黃節

論。詩。疇。昔。本。尋。常。今。日。回。頭。輒。可。傷。十。載。郡。齊。相。過。地。數。竿。篔。竹。已。成。行。簷。竹。後。今。已。成。林。孝。君。逝。日。秋。分。露。更。蒼。莫。平。生。康。廬。區。區。文。了。恐。流。亡。老。逢。國。亂。君。先。免。溘。至。秋。分。

壽凌鑑園六十

徐植立

萬金揮產付玄黃。隱託荆蠻筆轉蒼。醫國晚衰終縮手。卜居信美此何鄉。身閒讀畫端儲廩。飯健忘憂卽是方。想見酒紅迴歲甲。江梅扶爵近年芳。

雨過

胡先驥

雨過涼生夏綠妍。幽尋負手聽鳴蟬。天琴自撫松風操。雲磴供參柏子禪。去住隨緣心澹蕩。江湖入夢意澄鮮。蟻封蝸角直閒事。飲水知應老澗泉。

除夕簡潭秋

王易

歲闌賸作栖栖客。款語能無戚戚思。七字雕肝如有迫。卅年回首此何時。片帆江上春回夢。細雨燈前夜獨噫。共祝汗邪休報歎。硯田新漲筆淋漓。

曉發嘉陵江小三峽

李思純

石齒成稜曉籟喧。亂山殘月去昏昏。評量風水思前路。迷竊川原失後村。秦蜀連疆通一線。瞿塘具體倫同論。烟巒環翠滄波渺。付與婦人小斷魂。

海行雜詩 十三年十一月

柳詒徵

羸蹶劉顛事等閒。忽携芒屨問蓬山。生憎綠淨天池水。不洗人間戰血瘢。陳侯蕭灑顧生狂。老我迂疏笑大方。收拾胸中九雲夢。臥看十日出扶桑。

黃歇浦頭黃葉稀。田橫島畔白鷗飛。一尊坐話海行樂。碧浪千尋天四圍。
鼉作鯨吞百態奇。成連琴思是吾師。何當坐待成田日。手植瓊花億萬枝。
石帆樓下聽江聲。奇偉何如海上行。午夜扶頭眠不得。萬雷霆裏一舟橫。
浪雨翻窻夜嚮晨。潛虬怒吼不辭頻。芝罘直北榆關近。噫氣平吞析木津。
倚伏天機不可求。蜩螗羹沸幾春秋。秦皇早戢求仙意。誰識夷洲與亶洲。
回皇萬怪滿蒿萊。碧血年年付劫灰。獨倚舵樓詢海若。神州底事屬粗才。

王補安有天晴看梅虎邱之約口占

劉堪

詞錄

浣溪紗

陳寂

夜夜流光冷碧叢。謝堂春夢半朦朧。自將幽恨畫屏中。樓迴忽驚雙燕去。路長難得一尊同。思量前事太匆匆。

虞美人 十月十六日晚眺作

陳寂

平生已分淒涼過。且伴寒山坐。斷笳聲咽送殘秋。又是夕陽烟柳向人愁。幾年漂泊還依舊。無奈空消瘦。可憐心緒不堪論。擬把一尊沈醉遣黃昏。

采桑子 十月十八日經書居作

陳寂

日斜經過回塘曲。小苑誰家。高閣明霞。幾樹空香著晚花。夢來未識江南路。鸞信還賒。鳳約堪嗟。一點愁心上鬢華。

菩薩蠻

谷家儒

鳳樓玉漏嚴相逼。長亭片語長相憶。春去沒人知。落紅三月時。看花人易老。不道花猶好。煙靄近黃昏。露寒香尚溫。

年時枯盡傷春淚。而今猶帶看花意。流水小橋通。飄揚絃管風。綠楊雙燕語。畫閣燈深處。紅豆貯羅巾。商量拋與人。

人月圓

甲子中秋余與惠君初結僭老之約賦此定情

劉永濟

瑤臺修就團圓月。今夜敞銀屏。星斗光中山河影外。越樣分明。世間佳會。南樓雅咏。牛渚高情。爭如仙侶。彩鸞駕了。雙照盈盈。

譯詩

文苑 譯詩

安諾德羅壁禮拜堂詩 From Matthew Arnold's "Rugby Chapel" (1857)

What is the course of the life
Of mortal men on the earth?
Most men eddy about
Here and there——eat and drink,
Chatter and love and hate,
Gather and squander, are raised
Aloft, are hurled in the dust.
Striving blindly, achieving
Nothing, and then they die——
Perish ——and no one asks
Who or what they have been,
More than he asks what waves,

按安諾德之生平及其思想著述。本誌於第十四期「安諾德之文
化論」英詩淺釋。以及他篇中。屢有敘說。茲不贅及。今所節譯之
詩。乃一八五七年十一月。安諾德謁父墓。哀弔其父而作。安諾德之
父名 Thomas Arnold (1795-1842) 博學名高。身為牧師而兼教
育家。為羅壁(Rugby)學校校長十餘年。造就人才極多。後又為牛
津大學歷史教授。著作若干種。不具列。其人修德力行。強毅而慈和。
尤豈扶植後進。故門弟子多受其感化。有所成就。歿後亦咸懷思不
忘。安諾德幼時。亦嘗肄業羅壁學校。從其父讀書。父死。即葬於該學
校之禮拜堂塚地。父歿後凡十五年。安諾德年約三十五歲。重到此
校。拜謁其父之墓。臨風隕涕。而作是詩。情文深至。其弔父匪特尋常
人子孝思之情。乃以其父為後生之導師。末世之楷模。足以振頑立
懦。故其存歿所關至重。安諾德謂世人碌碌。飲食男女。生老病死。無

In the moonlit solitudes mild

Of the midmost Ocean, have swelled,

Foamed for a moment, and gone.

禪於時。無聞於後。惟三數志行高潔而毅力堅固之士始奮勉自進。

於學問道德之途。然其困苦艱難。無殊登高山。涉曠野。觸巖壁。

以飢寒交迫。墮落堪虞。故志行薄弱之人。鮮不色衰氣沮。中道折回。

同流合污。自甘暴棄。於是勉強上進者。勢愈孤。事愈難。縱有一二登峯造極者。其苦亦已甚矣。安諾德即如此奮勉自進於學德之一人。而念其父生時教誨之殷。志行之堅。使後生有所依託。受福不淺。父殞後十五年中。自尋徑路。疑慮橫生。縱未隕越。亦備罹憂患。故其懸弔亡親。乃正爲世中。今古仁人志士。修行立名者。一訴其孤危修沮之情形。艱難困苦之感情耳。今茲所譯。乃節取原詩中之一段（即第五八至七二行）諸君譯筆不無軒輊。然皆密合原詩語意。而能傳其精神。讀者可比並而觀之也。編者識。

(一)

張蔭麟譯

舉目觀衆生。栖栖日何爲。擾攘若漩渦。無間東與西。飲食互徵逐。喋嚙靡已時。相愛相憎讐。歛財供橫施。忽而造極峯。忽而墜塵埃。奮爭如盲蝨。尺寸無所成。碌碌百年盡。撒手日乃暝。誰復問名氏。誰復稽生平。譬猶海心波。寂寞對月明。起落剎那間。人世孰關情。

(二)

陳銓譯

茫茫大千界。人生究何云。到處隨飄泊。哀哉我人羣。飢食而渴飲。縱談自歡欣。愛憎與積散。終日苦殷勤。抑者入泥塗。揚者入青雲。浮生空努力。赤手入孤墳。更無好事者。摩索問舊文。譬如大海中。幽月照潺湲。

浪花來頃刻。汨沒遂無聞。

(三)

顧謙吉譯

人生天地間。百年何所事。來去自浮沉。昏昏趨飲食。纏綿愛惡情。聚散千金利。高位一時榮。忽焉井中墜。矇然東復西。空嘆無可紀。化作塵與灰。長爲世捐棄。有若靜海中浪沫。半夜起暫隨。孤月明。倏爾歸一致。

(四)

李惟果譯

衆生浮生。生如何。飄流洄洑。如浪波。飲食談笑。且淫樂。愛憎聚歛。亦揮霍。貴賤窮通。頻化轉。一世矻矻。成幾多。人生如夢。煙雲過。黃墟杳杳。撫寂寞。君不見。寒月照海。萬靜中。洪濤瀾汗。起復落。起落千載。無人問。君生君死。誰爲歌。

威至威斯佳人處僻地詩

William Wordsworth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1799)

She dwelt among the untrodden ways

按威至威斯(一譯華次活斯)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Beside the springs of Dove,

之生平與其主張。爲吾國言新詩及文學革命者所樂道。故已漸爲

A Maid whom there were none to praise,

國人所熟知。本誌亦已一再論及。茲不具述。威至威斯之詩。以清淡

And very few of love.

質樸。勝敘生人真摯之情。寫自然幽美之態。是其所長。高曠之胸襟。

A violet by a mossy stone

冲和之天趣。而以簡潔明顯之詞句出之。蓋有類乎吾國之陶淵明。

Half-hidden from the eye!

Fair as a star, when only one

Is shining in the sky.

She lived unknown, and few could know

When Lucy ceased to be;

But she is in her grave, and, oh,

The difference to me!

二篇作於一七九九年。時威至威斯遊學德國。次年即一八〇〇年。威至威斯與辜律已合刊之 *Lyrical Ballads* 詩集。此詩亦在集中。今並列諸君所譯。備讀者比較觀覽。原詩以首句爲題。正符吾國舊例。諸君所譯。題各不同。亦自然之勢。今因賀麟君之譯先列。故以賀君首句用爲本篇之總題。編者識。

(一) 佳人處僻地

賀麟譯

佳人處僻地。地在鵲泉旁。

此編者按原詩第二句曰：乃河泉之名。自應譯音。賀君非不知。茲取其意。譯爲鵲泉。譯詩求美。原不必拘泥。非故違通例也。

稱頌乏知己。愛慰少

情郎。蘿蘭傍。苔石半露半。罅藏晶明。如紫微獨燦。天一方。羅敷生無聞。辭世曷淒涼。謁塚弔芳魂。彼我隔

渺茫。

(二) 彼姝宅幽僻

張蔭麟譯

彼姝宅幽僻。徑荒無人跡。旁邇德佛泉。泉名譯音見上註。泉水流不息。落落無稱譽。亦鮮相愛憶。紫羅依苔石。豔姿半潛匿。皎潔若明星。獨照長空碧。索居世相遺。長逝罕知時。麗質眠孤墳。嗟我有殊悲。

(三) 佳人在空谷

陳銓譯

佳人在空谷。空谷傍靈泉。幽芳徒自賞。春夢更誰憐。苔石紫羅蘭。俗眼渾不識。美麗如明星。孤星照天際。絕色無人知。莫知其終極。黃土掩佳人。鬱陶思往昔。

(四)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顧謙吉譯

按自此以下數首偏於意譯。與原詩非處處密合。然比而觀之。亦可略悉譯事中之甘苦難易。及其長短得失也。編者識。

有美性幽獨。自傍鴛溪宿。不為世俗憐。幾人問寒燠。譬如石邊菊。莓苔隱遊目。亦若燦爛星。天半自孤煜。芬芳世不知。零落依草木。彼美已長眠。我心亦傾覆。

(五) 女郎陋巷中

楊葆昌譯

女郎陋巷中。幽居隣清泉。不曾逢人譽。更少得人憐。一朵紫羅蘭。半為苔石掩。豔麗擬明星。太空獨睽閃。

露西生無聞。露西死孰知。今已入泉下。嗟哉與我歧。

(六) 蘭生幽谷中

楊昌齡譯

蘭生幽谷中。傍有愛神泉。

此係借用。不合原文。參閱第(一)目註。

零落無所依。孤影少人憐。

紫蘿傍苔石。欲掩已外延。忽如迢遙星。照耀黃昏天。
悲彼芬芳姿。湮沒百草叢。花亡人歸墓。縹渺不相逢。

(七) 德佛江之源

張敷榮譯

德佛江之源。

音譯

江濱盡荒路。彼女居其間。無人相愛慕。嬌豔紫羅蘭。苔石半掩護。皎皎如孤星。光華獨流。

露露西生無聞。垂亡少眷顧。彼今在墓中。對予殊異趣。

(八) 美人居幽境

董承顯譯

美人居幽境。側傍鷓鴣之泉。

參閱第(一)首註。

孤高絕頌譽。並少人愛憐。有如紫羅蘭。半露苔石邊。清美一粒星。獨明。

向中天。露西昔在無人識。罕有知其謝塵緣。而今彼已眠青塚。噫嘻與予相殊懸。

外國遊記彙刊

全八冊 一元八角

本書有文言，有白話，搜羅豐富，記述詳贍。餘若行程、旅費、護照、以及其地之名勝、風俗，尤詳列無遺。大足資遊行世界者考鏡之一助焉。

一至九俱屬亞洲
日本 朝鮮
台灣 西卑
暹羅 土耳其 南洋羣島

一〇大洋洲

一至一八歐洲
英吉利 法蘭
西 德意志
捷克斯 丹麥
瑞典 挪威 俄羅斯 意大利 巴爾幹 瑞士

一九非洲

二〇至二二北美洲
美國 加拿大 巴拿馬

南美洲

二三南北冰洋

二四至二八俱屬長途
步遊環球
環遊世界
小記 四

界 亞歐橫斷 歐遊
大陸遊美歐筆紀 太平洋海
洋 南洋羣島探險 暑期歐洲
旅行等

南洋旅行漫記

全一冊 一元二角 著文紹

中華民族向南方發展，係吾國近代史上一極可注目之事實。本書將南洋歷史地理，僑胞之生活狀況，以及各國殖民政府待遇僑胞之情形，詳述靡遺。並搜集各地之奇風異俗、古蹟、神話，一一詳細紀之，不僅為南遊者所必讀，凡治史地文學等科者，亦有瀏覽之必要。

江亢虎南遊迴想記

全一冊 五角

江亢虎博士，學術文章，海內外所共知。癸亥甲子之際旅行南洋羣島及各國各屬，歷星加坡、檳榔嶼、吉隆坡、柔佛、巴生、仰光、緬谷、西貢、馬尼拉等埠，所至撫拾政聞，觀察風俗，尤注意華僑實業與教育。歸舟六晝夜間，草迴想記八萬餘言，於國勢陵夷，僑氓疾苦，痛乎言之，蓋才學識三者兼長，從文字間自然流露，不可作尋常游記讀也。

中華書局印行

但丁夢雜劇

錢稻孫

第一齣 魂遊

〔背幕藍地金星中央畫金十字架光芒四射場中設一案一椅案上置一香爐一燭內作遠寺鐘聲正末儒服扮但丁上唱〕

〔仙呂賞花時〕聽寂寞鐘音遠寺傳。嘆多少愚民沉醉眠。更悲神教絕真詮。我只將半生騷怨。付與悼時篇。〔詩云〕人生七十古來稀。堪嘆年華半已非。乍展經綸俄挫折。且將神學寄傳奇。鄙人但丁。意大利國斐梭州人。

也。自幼潛心力學。薄有文名。汎濫古今。頗懷經濟。去年幸得被舉爲本州執政。滿擬稍抒抱負。補益時艱。不意政教相傾。紛紜黨派。以是未逾兩月。猝遭放逐之悲。子此一身。長作逋逃之客。唉。這且不言。原來一世功名。無非短夢。千秋事業。端在文章。近日有心討論是非。垂箴末季。用託意魂遊三界。吟成神曲百篇。只是構想粗成。尙待選句。〔內作鐘聲正末云〕妙哉。今宵聖節。定遇靈機。我不免焚香歛神。次第屬稿則箇。〔入坐做彈燭焚香科唱〕

〔仙呂點絳脣〕我則當世路流遷。驀地裏半途迷眩。在幽林轉端的是魄散魂飛。知甚時把直道拋離遠。〔場燈猝息但丁暗下藍幕啟處露見畫幕上畫深山極榛莽之致惟右上一角略見玄天幕後備燈不燃場左右列翼屏均畫

作高樹場中椅案均撤沿臺足燈半數放明但丁加赤兜赤筆由左翼屏間做科上唱〕

〔混江龍〕兀被那驚惶繫腎。心湖浪湧夜無眠。則使我肝腸裂遍。毛骨森然。〔幕後燈明沿臺足燈齊明

但丁帶云。哦。可是好了。看前方一山高聳。被着星。兀的不是出了幽林。來到山麓了也。唱。却喜得候轉陽和初日馭。天生麗景衆星躔。他那裏分明是啟愚蒙。我這裏不由地興崇願。帶云。念我辛苦終宵。方得脫却憂患。如今不免有些困乏起來。且待我呵。唱。稍蘇疲倦。步上層巔。坐地休息科唱。

〔油葫蘆〕我此時恰比舟人海上旋。臨岸邊又還悲悼浪掀天。也這般驚魂偏向來程眩。嘆其間喪亡聞得誰曾免。帶云。唉。你看那古往今來的一些戀燈蛾呵。委實是可憐也。看看東方漸白。晷刻如流。允宜及早起行前

趨者。做起行攀登科唱。則不免崎嶇。寒莽棘。率曲躬辛苦跟低踐。發憤上高原。雜三人各扮豹獅牝狼先後

從右翼屏間怒跳上繞場下。但丁做驚恐科云。阿呀。你看有一豹來也。身被文皮。好不可怕。話猶未了。喏喏。又來了一隻獅子。兀是猙獰可畏。哎。兀的不又是一頭餓狼。看他身軀羸瘦。滿面酸容。則決是無那活的我了也。唱。

〔天下樂〕哧。猛見羣兇撲我前。天也波。憐。但看那瘦狼肩。猙獰獅面虎皮炫。霎時間直教日斂光。風息扇。端的箇殺滅了天威也。那雲色變。做再三回踵欲去科羣獸又上繞場下。但丁做驚跌科。冲末蒼髯白衣環桂枝

爲冠扮費琪爾故魂暗上。僵立但丁傍。正末做驚起科云。兀的那來者。也可憐見波。那你你究竟是人也還是鬼。說箇分曉者。冲末云。老夫也嘗是人來。而今可不然了。正末背云。阿呀。竟是鬼也。天那。且住。觀他服裝儒雅。聽他言語溫和。諒不爲厲。他分明說是古人。待我問他箇鄉里年代。再做區處。呀。有理。做揖冲末科云。古人請了。冲末揖科云。請了。正末云。請教古人尊姓雅篆。珂鄉何處。冲末云。豈敢。豈敢。我那雙親並早隆巴地人。若說家鄉。還是滿都地方的同里。正末云。那是這北國地方的鄉

先賢了。還不知當何年代。去今歲月幾何。【冲末云】老夫生時。正當猷柳之年。其實還要早他數歲。【正末做題詩科云】生在猷柳之年。這猷柳莫非就是紀元前四十來年時。被人刺殺的那羅馬國執政麼。【冲末云】正是。【正末云】則是去今一千三百有餘載矣。【冲末云】可不是麼。【正末云】未諗先生卜廬何處。事業何如。【冲末云】自從猷柳被刺之後。這羅馬的共和。便改成了帝國。那第一朝開國之君。便是奧古斯大帝。這位聖主。本屬神奇。說不盡的天資聰明。自然睿聖。老夫喜的列名翰苑。事得明君。便爾舉室南遷。寓公京邑。文章自樂。吟詠終身。倒也十分的逍遙自在。【正末云】原來是一位古詩人。則是我先輩也。弟子不知自揣。倒也在這文字之中。討些生活。今日竟得夢寐相逢。因緣匪淺。敢請老先生將當年文苑中得意佳作。指教一二。也好教這後生小子。揣摩正雅。【冲末云】越發的惶恐了。老夫怎好自矜。只是既承下問。則單道箇卷帙較多的。有一部詩史。詠的是安基斯的膝下佳兒。【正末云】安基斯的膝下佳兒。則是埃訥了。【冲末云】正是。【正末云】先生詠了他的什麼故事來。【冲末云】我詠的是自從特羅大戰之時。把若大的都城。遭了兵燹。這孝子打從火燼之中。負老攜幼的逃出城來。漂流各地。艱辛七載。來到這意大利地方。繼承了臘丁的大統。當年奧古斯大帝。便是他的天潢正系。老夫吟詠這段故事。也無過是要借此把那伊龍舊縣。憑弔一番而已。未足爲名山之藏也。【正末做驚科背云】阿呀。這部詩史。是我自幼再三誦讀過來。乃是費琪爾先生的大著。莫非便是他了麼。【做揖冲末科云】阿呀。這等說來。豈非費琪爾先生也麼。【冲末云】正是。豈敢。【正末云】阿呀。失敬了。那你是我前代的老師。我便是你隔世的門生。夫子呵。幸恕弟子愚昧。多有唐突了。我這裏合當一拜。【做拜科冲末答拜科云】豈敢豈敢。老夫也有一拜。【正末云】吾師呵。【唱】

〔醉中天〕先生是榮譽光詩苑。言語泛文泉。小子是惟取鴻篇數數研。因此上贏得微名顯。〔帶云〕弟子景慕之忱。當無幽明之隔乎。〔冲末云〕惶愧惶愧。只你如今爲何不上歡樂山而去。却在此中途自廢。那山是喜悅的淵源。人生之極境呢。〔正末做歎科唱〕弟子又豈是心甘下賤。嗒。只爲那羣兇突現。不由人智勇齊蠲。〔帶云〕你看那些兇獸

呵。〔唱〕

〔金盞兒〕舞僂僂。怒填填。一身瘦骨飢形面。萬尋貪壑慾無邊。眼如熒鬼閃。口似掛饞涎。算從來殺人寧可數。則憫予喪性有誰援。〔帶云〕夫子怎得救援弟子者。〔冲末云〕這些兇獸。果然貪慾無窮。十分奸險。

凡獸多與聯爲姍姍。將來着實繁衍。無過到得其間。也還有箇結束。〔正末云〕結束如何。〔冲末云〕原從地獄中爲嫉妬驅遣而來。屆時還被獵犬放逐幽都而去。〔冲末云〕正屆時還被獵犬放逐幽都而去。〔正末云〕哦。這些兇獸。原從地獄中爲嫉妬驅遣而來。屆時還被獵犬放逐幽都而去。〔冲末云〕正是。〔正末云〕這獵犬又是何從而來呢。〔冲末云〕只在那斐德羅和斐德羅中間居住。〔正末背云〕哦。只在那斐德羅和斐德羅之間居住。這話好不可解。想是那羅馬匿地方的斐德羅山和忒雷微朔地方的斐德羅鎮了。〔向冲末云〕這獵犬是如何放逐這些兇獸者。〔冲末云〕那獵犬的所求。也不是財貨。也不是土地。單憑着智德愛三件。馳驅都邑。專一祛除那羣兇獸。教這意大利的平陽地方深蒙其福。〔正末背云〕這一番說話。分明是隱喻未來的事情。只是推詳不易呀。〔向冲末云〕夫子微言奧義。尙多不解。如何。〔冲末云〕到時自然分曉。你如今且不必問。倒莫若隨了老夫。周遊地獄一番。看那萬種愚民。各各自食其報。更上淨餓山。一觀火中修鍊之徒。由此而上。便爲天國。只惜我未奉真教。不克導路帝郊。自有一位天女來相接引。〔正末云〕如此好便好。無奈道力

未充。深虞不稱。弟子何人。難道也去得的麼。〔冲末云〕何以見得。〔正末云〕數從來肉身投幽的。但有兩大聖賢。〔冲末云〕那兩大聖賢。〔正末云〕一卽先生所咏。西珥的嚴君埃訥。一爲聖經所傳。使徒的領袖保羅。〔冲末云〕既有先哲遺蹟。何反不思繼武。〔正末云〕阿呀。這箇如何使得。那埃訥是羅馬的先河。帝國的遠祖。自從他去了冥府來。然後曉得這羅馬乃是選定的聖地。從此大彼得以後。永爲法統奠都之所。功豐業偉。所以纔卽體成仙。上昇清火之天。那保羅又爲的是鼓勵信仰之誠。求得救世之道。所以奮身冥府去來。弟子何人。敢自妄僭。夫子必然明白罷了。麼罷了麼。〔冲末云〕此言差矣。我把你好一比。鹿驚已影。鼠怯其聲。老夫此來。爲的要救你這場喪膽灰心。且說與你聽。老夫何由而來。〔正末云〕正要求教。〔冲末云〕老夫方在冥土閒遊。忽有天女相喚。其目燦燦。其輝逾星。其言柔婉。其聲和若天使。說道滿都的哲人呵。盛名千古。與世俱長。妾身乃是裴雅德。此來敢有所請。今者吾友不厚於福。迷於荒野。厄於當塗。將回踵於恐怖。深慮其惑之已甚。救援莫及。妾身爲情所遣。特地下降而來。願以雋辭。亟往一救。老夫便欣然允諾。又問他何故發此慈悲。道是正與衆天女坐談之間。忽見魯齊亞奉天母勅旨。命他來的。〔正末云〕阿呀。其中還有這等緣故。然則敢不聞命。〔唱〕

〔賺煞〕誓從今。仗君援。憑神眷。願彼得天門拜展。況有淑女情殷天上牽。我便似感春光花發莖。顛。〔帶云〕阿呀。夫子呵。念我小子。究不是使徒首班。又非是開國元祖。究竟如何使得。〔冲末云〕宿有因緣。堪繼先賢。〔正末唱〕暢道自有因緣。則究係末學何堪秉聖傳。〔冲末云〕天命如此。不必疑慮。隨我來者。〔下。正末唱〕既這般。諄諄獎勸。敢不傾我誠虔。相從地府踵先賢。〔下〕

（第一齣完）

編者錢君稻孫幼居意大利。喜讀但丁專集。神曲一篇。朝夕誦。寢饋其中者殆十餘年。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三日或爲但丁歿後六百年紀念。錢君曾譯神曲地獄之首三曲爲離騷體。并詳加註釋。登載小說月報。見該報第十二卷第九號。篇名神曲一

譯筆精工。今擬詳加改削。並其後續譯之若干曲。在本誌中登載。錢君於正譯而外。又用但丁神曲本事。譜爲吾國雜劇。合所登其

一齣也。他日全劇譜成。不但文學因緣。東西合美。而且於盛集雅會。按景奉樂。低徊演唱。其銷魂益智。殆又可知。惟所亟待聲明者。卽錢君此劇實運用但丁神曲全部。由原文脫化而出。故其中無一字一句無來歷。語語均有所指。非與原作參證。不能知其妙也。此劇所咏。實爲神曲地獄第一第三兩曲。見丁四卷本事。原擬於劇中人名地名及史事故實等。酌加註釋。以曉其意。且符本誌定例。惟以錢君騷體譯文。不久登出。彼中註釋詳備。固無取乎重複也。惟有一二專名。茲列原文於下。(一)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意大利最大詩人。其像已見本誌第二十五期及本期插畫。但丁之身世遭際性情品格。均頗類屈原。

故本誌二十五期以二人像合登。而神曲之情韻辭藻。亦極肖離騷。爲有目者所共審。本誌李思純君詩云。錢君譯爲騷體。誠是。惟但丁錢君前

譯作檀德。又作覃德。今以但丁一名音雖未準。而在吾國通行已久。故仍從舊譯云。(二)神曲 La Divina Commedia 分爲三部。

一地獄 Inferno 二淨業界 Purgatorio 三天國 一作天堂 Paradiso (三)意大利國斐稜州人也。斐稜州一譯佛羅稜斯 Firenze (Florence)

(四)費琪爾本誌舊譯作桓吉爾 Virgilio (Virgil) 70-19 B. C. 羅馬大詩人 (五)滿都 Mantovani (Mantua)

費琪爾生地 (六)隆巴地一譯倫巴的 Lombardi 在意大利北部 (七)猷柳 Giulio 卽該撒 Julius Caesar (100-44 P. C.)

(八)奧古斯大帝一譯奧古斯都 Augustus (Augustus) 63 B. C. - 14 A. D. 創建羅馬帝國 (九)費琪爾所作一部詩史卽

Aeneid 本誌舊譯作伊尼德。(十)安基斯 Anchises 埃訥之父。(十一)埃訥 Enea (Aenea) 本誌舊譯作伊尼斯。(十二)特羅 Troia (Troy) 此處數條均詳見本誌第十三期「希臘文學史」。(十三)伊龍魯縣伊龍 Ilion (Ilium) 卽特羅國之別名。(十四)西孚 Silvio (Silvius) 埃訥之子故曰嚴君。(十五)天女指裴雅德 Baticle 見本期插畫。(十六)彼得卽使徒聖彼得 Piero (St. Peter)

古今遊記叢鈔

勞亦安編 二十冊六元

本編搜集古今遊記之佳者。自漢晉以迄近代。凡四百餘名人。文亦四百餘篇。從海內藏書家及各處圖書館內。專集總集別集中選出孤本。居其名數。凡研究國文輿地之學者。讀之既可見歷代文體之變遷。又可考今昔形勢風景之同異。誠一舉而兩得也。若與本局新遊記彙刊正續編並購。則又美具難并。洋洋大觀矣。

新遊記彙刊

正編八冊三元 ★ 續編六冊二元

是書正續兩編。均照現行行政區域編次。分京兆、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陝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察哈爾、蒙古、西藏二十六門。有經過數省而詳於途中之記述者。另闢長途一門以納之。全書於記述名勝之外。凡關於歷史、交通、實業、教育、礦產、動植物、風俗等。靡不詳載。作者如王闓運、袁希濤、黃炎培、張相文、蔣維喬……等均當代名人文筆條達。紀錄翔實。續編搜輯最近諸家遊記。豐富新穎。可作遊歷指南。可資史地參攷。可供閒居消遣。誠一舉而數善備焉。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審

評

評楊振聲玉君

吳 宓

蓬萊楊振聲新撰小說曰玉君。列入現代社文藝叢書。出版以來。銷行甚暢。各報章雜誌著文評其書者。後先相望。譽之者固多。推尊過當。跡近標榜。毀之者則殊嫌吹毛求疵。未悉作者之用心。愚意此書作者。敢爲長篇。注重理想。以輕描淡寫之筆。表平正真摯之情。又能熟讀石頭記等書。運用中國詞章故句。法不乏整鍊修琢之美。文體亦有圓轉流暢之致。就此諸端而論。玉君一書。在今世盛行之歐化文法短篇。寫實小說中。實爲矯然特異。殊有可取。然而此書之篇幅。初非甚長。書中人之理想。亦非甚高。攻訐禮教。教育平民等。不出尋常新派學生之見解。書中文法詞句。亦仍未脫時派歐化之式。牽強支離。在所不免。效顰末節。處處皆見。此則重可惜也。吾初未識作者之爲人。但讀其書。竊恐作者之意。與吾相反者多。吾之有取於此書者。作者自視皆不愜於心。而吾之所指責者。正作者刻意經營自鳴得意之處。嗚呼。苟其如是。則此書之缺點。可謂爲時世之過。風氣所驅。賢者猶不能脫免。况以揣摩迎合爲職志者耶。玉君一書。所關寧不重哉。

(一)

作短篇小說。易作長篇小說。難。此盡人而知者也。蓋長篇小說。非有絕大智慧。絕大才力。絕大經驗。絕大

學問不能從事。而尤非有絕大閒暇不能完功。智慧才力等已不易覯。而閒暇尤難得。世無古今。國無中外。尋常之人。率皆營營逐逐。惟名利私欲是圖。孰願發憤苦行。以半生光陰著成一部無足重輕之小說。此從來作小說者多兼他種職業。而在吾國爲尤甚也。然吾國舊日小說如石頭記等。不但篇幅之長。論其工力藝術。實足媲美且凌駕歐美而無愧。西洋之長篇史詩。一事一敘爲文學之正體。藝術規律之源泉。宏大精美。吾國文學中則無之。然有長篇小說。亦可洗此羞而補此缺矣。但所謂長篇小說者。非僅以其字數之多。篇幅之長。而須有精整完密之結構。結構之優劣。可別小說之高下種類。亦可覘小說進化發達之次第。就篇幅之長短言之。小說可分三種。(一)短篇小說 Short Story (1) 小本小說 Novelle (二)長篇小說(章回體) Novel 小本小說。乃長篇小說之較短者。雖有一定之結構。而事蹟不甚繁複。描畫不求精詳。但比之短篇小說則爲甚長耳。又就結構之優劣言之。小說(應稱稗官或說部爲是) Fiction 可分四種。(一)故事 Tale 卽但叙某人某時在某地作某事。據事直書。絕少鋪排與點綴者。如尋常報紙之記事及聊齋志異中之短篇是也。(二)短篇小說 Short-Story 謂短篇故事而加以整理選擇之工夫。期以最簡單最經濟之材料方法。謂篇幅短。字數極少。人物事。實亦均減之。又減至無可減。使讀者讀之起一定之印象。或觀感。而此印象或觀感。只可有一不容有二。愈強愈佳。愈明顯愈妙。如此者。方足稱爲短篇小說。故事來源已久。而短篇小說之作。則始於十九世紀中葉。故事出乎天然。到處遇之。短篇小說則賴人工。須經苦心

精思。矯揉造作。二者之間。至須分別。(三)連貫體小說。原名蕩子小說。Picaresque Novel (Rogue Romance) 起於十六七世紀時西班牙所盛行之小說。其中多叙一流氓蕩子。Picaro (Rogue) 憑其智術。投身各種社會。喬裝幻形爲各色人物。終致通顯。名利雙收。實則藉此流氓蕩子。以描畫各種社會之內情。以一人之身。爲線索。而歷叙各種不相關連之事。或另藉一事一義爲題目。而將無關係之事。縮合一處。去此人。去此縮合之具。則全書之結構不存。而破裂爲諸多小故事矣。如以繩穿珠。繩斷則珠散。例如彭公案施公案。每次訪案捕盜。皆自成首尾。苟去彭公施公。則前後渺不相涉。隨處可止矣。水滸傳與西遊記。亦近於此種。至於(四)長篇章回體小說。惟石頭記足以代表之。篇幅甚長。人物甚夥。事實至繁。然結構精嚴。以一事爲骨幹。以一義爲精神。通體貫注。表裏如一。各部互相照應起伏。絲毫不亂。而主要之事。又必有起原。開展。極峯。轉變。結局之五段。斯乃小說之正宗。文章之大觀。而其撰著之難。亦數十百倍於短篇小說。非有豐識毅力。不敢從事也。

吾國當前清光緒末年。小說大爲發達。其時撰譯率皆長篇。蓬勃漫汗。入民國後。頓形衰歇。自新文化運動之起。乃提倡短篇小說。且標榜寫實主義。而以俄國作者如乞可夫。郭爾克等奉爲圭臬。於是所謂新文學界者。白話詩。而外。殆爲短篇小說所充滿。雖間亦有佳作。然論其全體。殊無足取。且輾轉仿效。流弊斯牛。約舉如下。(一)短篇小說簡短易於成篇。於是啟苟且成名之念。長潦草塞責之風。(二)短篇小說

之方法有定。幾如算學公式。苟遵照前人之作。依樣葫蘆。其事極易。而欲自出杼軸。則甚難。故作短篇小說者。率皆模倣西人。而絕少適合國情之創造。(三)短篇小說但寫片段之人生。一時一地之遭遇景況。且加重其詞。以使讀者感動。故其中絕難有中正深厚之人生觀。而多偏激悲憤之情。陰鬱愁慘之氣。(四)短篇小說易流於濫。作者每以己身某日之見聞。某時之感想。和盤托出。不加絲毫剪裁修飾。雖極平庸穢陋而不自憐。今日吾國所盛行之短篇小說。其特點不外乎此數者。而足證吾國國民性之已陷於衰弱萎靡也。著者楊君振聲獨毅然創作長篇。誠足爲小說界生色。爲吾國人吐氣。然「玉君」一書計其字數。不過四萬五千與五萬字之間。其長仍屬有限。以篇幅論。又以體裁論。「玉君」實上節所言之小本小說。Novellette 而非長篇章回體小說。吾猶當引領以盼長篇章回體之出現耳。

楊君自序中謂水滸紅樓等長篇小說皆偏於橫面的寫法。而如西洋之長篇小說由縱面寫者。在中國幾未曾有。此亦未必盡然。總之縱寫橫寫之小說。中西各皆有之。西洋小說如伊略脫 (George Eliot) 之 *Middlemarch*。又如近者 Sinclair Lewis 之 *Main Street*。均用橫面寫法。中國小說如兒女英雄傳。如近者吳沃堯之恨海。亦係縱寫。然無論中西。大率二者兼具者爲多。能縱寫者亦能橫寫。如紅樓則縱橫兼到。成爲藝術之巨製。雖終身僅能作一部。亦何患其少哉。縱寫者注重人物之生長。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橫寫者注重環境之鋪叙。Description of Setting 由斯選擇。思過半矣。楊君書名「玉君」注

重人物。其用縱寫。宜也。

(二)

處今寫實主義。黑幕大觀盛行之中國。楊君乃獨撰著理想小說。誠爲卓見。其論小說家與歷史家科學家不同之處。亦是。首段惟理想小說之目的。初非爲表現自我。楊君主觀客觀之論。恐滋誤解。蓋作小說者。不當就所見所聞。一時一地之實在情況。鈔寫記錄。而當用選擇修繕之法。改良事實。使成爲完美之材料。然凡百小說皆寫人生。故以己意改良之後。書中事實人物。仍須處處合於人情。而不背於真理。故上等之理想小說。兼具寫實之長。特其方法靈活。選擇精當。而不用生吞活剝。雜湊堆積之材料耳。是則凡寫實小說之具有純正深厚之人生觀者。即可稱爲理想小說。理想小說中之人物。不必其爲奇才異能。道高德尊之士。爲人間所希見者。但取其能表現作者心中之純正深厚之人生觀。即足。且既涉及於人生實況。境遇愈惡劣。事務愈平凡者。愈足表現此中人性行之高貴。智能之卓越。(威子威斯贊彌兒頓詩云 *So didst thou travel on life's common way In cheerful godliness; and yet thy heart The lowliest duties on herself did lay.*) 易言之。理想小說。須描寫理想人物。在實際環境中奮鬪生活之實況。而觀其對某事某事如何處理。甚至愈困難。愈失敗。愈足顯其爲理想人物。若斷絕人間煙火。使之浮游太空。與列仙爲伍。則其事既易而不足稱也。

由上之義以論「玉君」「玉君」描寫甚佳。實兼有寫實小說之長。其叙玉君與林一存二人之關係。脈脈含情。而能以禮自持。以淡雅勝。較之時下短篇小說。專以摟抱接吻等事寫戀愛者。實高出其上。多。然論玉君之爲人。亦不過今世之女學生耳。除其父逼嫁黃氏外。無他種困苦之遭。習於自由戀愛。委身於杜平夫。無知人之明。及其後以乃父之昏聩。一己婚事之不如意。乃遂一改平日之性情。痛惡禮教。其寄寓林一存別莊之日。竟使林將其架上程朱陸王之書。悉行擲出室外。謂見之頭痛。不悟聖賢立教。初非爲一二人而設。我之境遇拂逆。豈可遂歸罪禮教。其教導島中女兒讀書習畫。亦不過今日提倡平民教育者之思想。不洞究人生之根本。教育之目的。雖多一玉君爲小學教師。於世何所裨益。至論林一存之爲人。以用情於玉君之故。竭誠盡力。仗義行俠。有足多者。然其思想言論亦殊平凡。痛斥宋儒。犯今人之大錯。又主張戀愛自由。兒童公育。而誤解柏拉圖所言之愛之意義。且彼謂中華以農業立國者。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豈可但憑新舊進化之說。一語杜絕。總之玉君與林一存皆代表浪漫派之人生觀。主張縱性任情。而不承認禮教。規矩之價值。其立論則喜新奇。主偏激。又務爲滑稽尖刻。至其行事。則由心所之。而不爲遠慮深謀。但顧一身。而不計及他人。如一存之往見黃氏子。則又爲浪漫派不能辦事。拙於應世之身。照雖然。通觀全書。玉君與一存皆性情敦厚。行事端正之人。玉君之以禮自防。一存之出言必誠。悉足動人愛敬。顧何以其思想言論。竟平凡如此。始終不脫新派時流之口吻。豈作者之理想。遂止。

於斯耶。甚矣。習俗與風氣之溺人也。故若作者之意。初固無所軒輊。僅以今世之男女青年其見解主張。不過如是。新文化學說惡影響之所及。雖聰明之士亦不能自超拔。爰特寫玉君與一存二人。爲今世青年男女之代表。苟其如是。則吾甚賞作者之能傳真。然若作者如此描寫。正爲推重玉君與一存。見得二人之名貴。以表明作者心目中之理想人物。（如自序中所謂 Sublimation 者）則吾重爲作者惜矣。

屈原之遠遊。但丁之夢遊三界。其中皆寓極高貴之理想與奇美之感情。所以足稱。至於尋常遊山玩水。流連風物。何關輕重。即如威至威斯 Wordsworth 之接引自然 Commun on w th Nature 在今已成陳腐。故出遊不足以爲名貴也。至留學之在。今日。無殊科舉之在前朝。爲常人關取功名利祿之具。故當視留學之人與其所懷抱之目的。僅留學亦不足稱也。若夫種田。亦自有說。福祿特爾坦白少年「Candide」一書結尾處（見本誌第二十八期該篇）叙坦白少年決以灌園種菜了此餘生。而葛德 Geith 之「浮斯特」Faust 第二篇結尾處。亦叙浮斯特以經治田爲業。此二事久已爲評者所譏。蓋工作有精神之工作（即道德之修養）與筋力手腕之工作。高下顯分。不容混爲一談。謂凡百工作皆有價值者。以大謬不然也。準是以談。則林一存之出遊及種田等事。未足爲理想人物之表徵也。（參閱原書自序）

(三)

歷來傳世名作。率皆爲全社會之人之心理。及其國民性之表現。舊傳之禮教。通行之習俗。作者悉當深悉洞察。漸漬融會。取以入書。若夫文字文體。尤爲國民性之泡製醞釀之結果。故東西各國。其文字雖有更改。文體常多變化。然從無破滅文字。毀壞文體。一切蔑棄。完全遵從他國。而模倣又不適當。致成一非中非西之文字文體。強迫通行。如吾國今日之歐化式之白話文者也。歐化式白話文之弊。非茲篇所能詳。夫白話文用之小說。固屬正當。然亦須用簡鍊修整之白話文。又必其爲中國之白話文。而後可。若小

說中之談話。作者意在摹倣鄉間人或兒女之口吻。而亦用英文文法語句之構造及次序。更混入時派學生所習用之名詞。所常道之思想。則讀者讀之。不惟不能直接體認書中人之聲音笑貌。且謂全書事實皆子虛烏有。何其不近情理如此。故為完成小說書中之幻境起見。此層不可不注意。至於談話以外。小說書中之文體。則不宜拘定。應斟酌情形。隨所宜而變化。或雅或俗。或深或淺。或整或散。或濃或淡。或工細或簡易。要在能合本節之旨。而達箇中之情。試觀吾國之石頭記。西洋之沙克雷。司各脫之書。皆如此也。吾昔譯「紐康氏家傳」。而評者以文體雅俗不一。致見譏。實由不解此理。吾國近頃流行之小說。通篇到底。悉用歐化式之白話文。毫無變化。其文體質完全脫胎於英文。效顰逐末。惟恐不至。其奇醜荒謬之處。足令讀者作三日惡欲救。此弊不外（一）小矯盲從他人。模倣英文之陋習。（二）熟讀中國舊日名作。以取得其遣詞造句。表情達意之法。吾觀「玉君」作者。似頗能熟讀石頭記者。不但其中人物事實。脫胎於石頭記之處甚多。如趙大娘來說親一段。第二十四頁以下興兒之用火石作畫作字。第六十三頁男女老少工人摘果。第六十八頁至七十二一存質問興兒。第一百二十三頁借玉君菱君釣魚。第一百三十三頁玉君夢中呼一存相救。第一百六十一
魂驚一存勗玉君以淚灌花。第一百七十一頁等以及其他零星小節。不及備舉。且即「玉君」一書之詞句文體。亦深得熟讀石頭記之益。而有圓融流暢之致。如

（二）有一次她玉同姐姐在後院子裏灌花。手裏提了水壺。仰着臉同姐姐說笑。冷不防被老樹根絆倒了。拋了水壺。濺了新衣。我

過去拉她起來。他擎着兩隻小泥手只是哭。姐姐過來替他用手帕擦乾衣上的水。她還是哭個不休。我跑到屋子裏找了一把斧頭。過去對那老樹根拚命的叮叮亂砍。她見了纔轉哭爲笑。原書第六頁

(二)我轉過身來。見杜平夫與周玉君正向我走來。玉君高細身材。眉目間猶是幼年的秀朗。而神采越見飄逸了。我正想向前迎上去。而兩足偏偏趑趄不前。玉君乍見時紅了臉。蹣跚地走過來。第二十頁

(三)張媽回答說。「前天我們姑奶奶回家。那樣地勸他。證古論今。甚麼話沒說到。輕啦。他當作耳邊風。重啦。他搶白我們姑奶奶一頓。姑奶奶紅了臉。氣得兩箇眼淚汪汪的。再不作聲了。嗐。你那裏曉得我們這位少爺的古怪脾氣。」第二十五頁

(四)「這箇水果園子。我在十二三歲的時候。來過幾次。那時伯母與先母都在世。你在北京。這條道路我還依稀記着。昨夜乘着月色。走來不難。心裏只有恐慌。眼前只見道路。一骨腦兒跑到西海邊來。及至看見你的房子。反倒停住了步。猶豫起來。想到自己蚤夜跑來。實在要犯嫌疑。父親與黃家曉得了。豈不更證實了他們的猜疑嗎。況且不止我自己。又連累了……你。所以自己又想反不如死了乾淨。便順腳向海邊走去。」第七頁

(五)我們就坐在山坡上商議了許多關於學校的事情。覺得有些口渴。我們又重到鄭家去討茶喫。鄭家的母女。看見玉君來了。都喜的眉飛色舞起來。忙得烹煎買點食。如侍候神女一般地款待她。大家談了一回閒話。玉君同我來到院子裏。去看牆角下幾叢初放的菊花。我們正在批評那菊花的種類。忽聽到背後鄭家的媽媽對她女兒說。「他們倆真是一對兒。」玉君聽到紅了臉。

低下頭說。「咱們走罷。」第十三頁

雖其中一二語句。尙嫌生硬。而大體可以謂之中國文矣。「玉君」作者。又曾誦讀中國詩詞。故常有修琢。完整之句法。或單。或偶。足增文字之美。而爲表情之助。此亦今之新派作者所不能爲也。例如

烏髮雪面明眸皓齒。原書第六頁

回家的第二日。天氣新晴。日光滿院。灰塵不起。第四十三頁

輕羅被體。絲髮披肩。第五十三頁

絲髮飛動。

羅衣飄揚。第五十三頁

花腮含露。玉齒生光。第五十四頁

樹影在牆。落日啣山。第一百三十七頁

吾非謂此等對仗排偶。便爲驚人之佳句。蓋謂文章以奇偶而成。表情端賴詞藻。「玉君」作者能修琢句法。不避對仗。足見其不爲八不主義等瞽說所拘囿。而深可進於真正文學之途也。又如書中第五十六頁之譯詩。第一百二十一頁之漁歌。均有舊日詞曲神味。非今之徒作新詩者所能爲。夫一國舊傳之文學。譬如食品之調料。味濃質厚。取其一勺而攪入之。則新製羹湯味已甚美。而况漸績工深。取用不竭。其有裨於新來之作者。寧可限量。彼專務奇特。力求斷絕舊文學之因緣者。徒見其愚而已。

雖然。「玉君」作者。猶不免受歐化式白話文學之惡影響。書中語句。模倣英文文法造句者。在在皆是。卽如上文所引之五段。其中仍有一二歐化之語句。又如自序起處卽云。「若有人問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小說家說實話的。」此完全英文句法也。第六頁「從兩眼溼溼的淚光中。射出感謝我的笑意。」第十四頁「抬起頭來與我握手——一隻豐軟的小手——指根上一行四個小窩。」第八十六頁「生命的興趣。是全從旁人對你泛指一般的人的興趣生出來的。」第九十二頁「你若同享了我

的喜樂。那我的喜樂就增加了。」第一百七十五頁「你何不離開此地。你玷污了這園子的樹。這園子的草。這園子的花鳥。我們是爲了真愛而忘記一切。你是根於假愛而生出嫌猜與妬嫉。你何不離開此地。」皆英文句法也。又凡與他人問答之言。均截爲兩段。而以出言者之姓名及情態。夾叙於兩段之中。或只有一段。則繫於其後。如

「今天晚上」他停一會又接着說。「我會到玉君。你看。這是她淚洗了的一條手帕。」第五頁

「這倒罷了。」于大娘歪了頭回到自己的座位。第七十三頁

「張媽。你幾時學的哲學。」我問他。第九十六頁

此則效、鑿、英、文、句、法。而大、可、不、必、者、也。有之。不足增美。徒令讀者迷惘厭倦。此外則「她」「牠」等字常見。吾亦深爲作者惜。試取書中一段。將其中所有「她」字改爲「玉君」而讀之。則覺其順適。而不嫌刺目。可爲證也。書中零星分段。Paragraphs乃西文通例。然在中國書中。亦可不必。或反致斬斷文氣之緊湊連續。而使讀者之感情與注意。不能集中而連續。則又何取乎此。

「玉君」一書。用新式標點。然若盡去此西文符號。而代以舊式圈點。則全書之價值必且增進。蓋作者圓融流暢之中文句法。爲新式標點所掩。而艱澀未化之西文句法。以有新式標點而益覺彰著。人以為功。我以為過矣。或曰。「玉君」書中。玉君一存。菱君等人名之左。未加豎線。斯亦差強人意之事也。

近頃國中作白話詩者。體裁一變。其所作大率摹倣中國舊詞曲。而句末常用韻。或謂作白話詩者漸已醒悟過來。吾則以爲此種變體之白話詩。其惡劣乃較完全自由之白話詩爲尤甚。而其流弊爲尤大。蓋完全自由之白話詩。句之長短不一。又毫不須用韻。使人一見而知其爲散文。冒充詩之名者。而詩與散文之界限。固仍釐然劃分。未嘗混淆。卽強許其爲詩。而世人亦加以新體或白話詩之名。與舊體之佳詩。仍顯然有別也。舊詩中韻脚之字。常爲全句中最關重要。最有精采之一字。且位置此處。純出自然。不由勉強湊合。而與全詩處處又互相照應。縮連。今之變體白話詩。不悟此理。但求有韻。其韻字皆若無因而突至。蛇足贅添。以成其韻者。譬如村婦塗脂抹粉。適增其醜。然以其有韻之故。形似而神非。惡莠恐其亂苗。且影響所及。此後不惟詩受其害。卽純粹修潔之散文亦難再得矣。故曰其流弊爲尤大也。「玉君」全書起處數語「正是初秋夜裏。窗外月清如此。我一人獨坐在屋子裏。」或出無意。然甚似押韻之詞句矣。夫以迭更司 Dickens 文中雜用詩之音節。(Rhythmic Prose) 猶爲人所詬病。況今不中不西非詩非文之作品。宜乎讀之使人起不快之感也。又「玉君」第六十九頁「大家鬧着笑着洗完了。都來到樹陰下。席地坐成箇大圓圈。吃着水菓談天。我也坐在他們的旁邊。」數句疊韻。此等處亦須檢點而戒絕之也。

(四)

外此尙有二事。(一)者。凡作小說。須觀察領悟人生真理之全部。造成純正深厚之人生觀。更憑一己之

想象及理智。從事造作。爲小說而作小說。但遵藝術之原理。文章之需要。不知其他。決不可拘於一定之公式。囿於一家之學說。如竟以某種科學或某派哲學爲根據。則所作成者。必爲科學哲學之例證說明。而非真摯動人之小說。「玉君」一書頗能感人。并非板滯。「作者初無意比附於心理分析學來寫小說。」見自序其立意固甚善。然而此「一篇 Freudian 序」亦大可不作。所謂 Unfulfilled Wish 所謂 Suppressed Wish 所謂 Complex 等。原不必說明。待讀者自行看出。即欲說明。亦當用尋常人事中之字面。而不必用心理學名詞。且即用心理學名詞。何不譯成中文。而必雜入英文。則又何說。毋亦今之惡習。賢者未能免乎。且「真正之學者與君子。不藉一事以自誇。」文人固不得不有職業。然高貴之文人。決不使其職業得影響其所著作。讀其書者。無從得悉作者所操何業。方爲正當。今吾讀此段自序。即窺知楊君爲研究心理學之人。此亦「玉君」之微玷也。

(二)者「玉君」書中寫海景甚佳。西洋文學中。自荷馬以迄康拉德 Joseph Conrad 善能狀海之作者極多。吾國文學中則甚少。吾國文人工於描寫山水。而鮮與海爲緣。今後欲擴大文學之範圍。加增文學之材料。海中景色及航海經驗。其一要事也。「玉君」作者之寫海濱景物。亦可謂小試其端矣。

綜上所論。「玉君」乃一甚有價值之小說。而亦有其重大之缺陷。居今日欲創造完美精粹之文學。應遵何途。吾前已有所論列。參閱本誌第十五期「論今日創造文學之正法」吾友王君志雄亦嘗論小說之作法。參閱本誌第三十期「新舊因緣」要之

西洋小說之體裁方法儘可摹倣。西洋小說中之事實材料儘可採用。但須洞明其意旨。取得其精華。且須完全融化過來。不露痕跡。方可以入吾書。如是方爲善能利用。西洋小說者。若乃效顰逐末。沾沾自喜。或改變中文語句。或雜入西式標點。或敷陳一偏之學理。或炫示滿紙之名詞。又或專務攻訐禮教。鄙棄道德。於人生重要之問題。不求沈着深微之了解。而以譁浪笑傲之態度。妄肆論評。但表現感情放縱之美。而不悟規矩檢束之要。凡茲所爲。根本謬誤。以其有悖藝術原理。而徒欲以虛僞飾勝人也。竊思今之具有文學天才。而辛苦致力於小說一道者。適國中必不爲少。而大都爲號稱新文學家者所誤。聞風嚮慕。走入迷途。一往不返。此誠可痛心之事也。吾讀「玉君」頗爲感動。覺其表情甚佳。有淡雅輕清之致。持以與盛行一時之短篇小說比較。實遠出其上。如此之書。曷可多得。然而「玉君」作者亦頗染時習。追步新文學家。致其書有種種缺陷。如聞吾之評騭。或且斥吾爲迂謬。吾言遂成逆耳之談。若是者亦不足異。嗚呼。「玉君」之佳處。悉作者楊君之功也。「玉君」之缺點。則時世之過也。吾之不憚曉曉。豈徒爲「玉君」之故。準斯以談「玉君」之關係。寧不重哉。